

東周列國志

列國志
(一)

東周列國志

七

一

七



書之名無慮數十百種。而究其實。不過經與史二者而已。經所以載道。史所以紀事者也。六經開其源。後人踵增焉。戒論議考辨之屬。皆經之屬也。鑑記紀傳敘誌之屬。皆史之屬也。顧六經。聖人之書也。言體必有用。言用必有體。易與禮樂經中之經也。而事亦顯焉。詩書春秋經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後之人才。識淺短。遂不得不歧而二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譚名理者。實絀於博識之士。而自矜賅洽者。其是非或謬於聖人。顧理無二致。故言道之書。雖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過收張餘蘊。僅可作佐翼。註疏具卑者。糟粕唾餘而已。若稍肆焉。則穿鑿傳會。破碎支離之弊。出矣。至於事則不然。日異月新。千態萬狀。非聖人已傳之書所能盡也。故經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則日以多矣。史固絀衰成。敗廢興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策者理也。理不可見。依事而彰而。莫備於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報施。皆忠佞賢奸之辨。皆於是乎取之。則史者可以翼經以為用。亦可謂兼經以立體者也。自制舉藝出。而經學遂湮。帖括家以場屋功令。故猶知誦其章句。至於史學。其書既浩瀚。文復簡奧。又無與於進取之途。故專門名家者。代不數人。學士大夫。則多廢焉。置之。偶一展卷。率為睡魔所引。至於後進初學之士。若強以讀史。則不免頭岑岑。自森森。直苦海視之矣。春秋三傳。左氏最為明備。專經者猶或不能舉其詞。況其他乎。願人多不能讀史。而無人不能讀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史演繹其詞耳。善讀稗官者。亦可進於讀史。故古今不廢。東周列國一書。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輒東移。下迄呂政。上下五百有餘年。列國數十。事物紛靡。較經史為難讀。迨變為稗官。而童稚無不能讀。夫至童稚皆得讀史。豈非快事耶。然世之讀稗官者。頗眾而罕不獲讀史之益者。何哉。蓋稗官不過記事而已。其於智愚忠佞賢奸之行事。與國家之廢興存亡。盛衰成敗。雖皆觸到其迹。而於天道之感召。人事之報施。智愚忠佞賢奸計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敗廢興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發明。則讀者於事之初終。靡一情。然安望其有益於學問哉。夫既無與於學問。則讀猶不讀。是為無益之書。安用災梨禍棗。為坊友周君深慮於此。噫。余者屢矣。寅卯之歲。子家居多暇。稍為評薦。條其得失。而抉其隱微。雖未必盡合於當日之指。而依理論斷。是非既顯。不謬於聖人。而亦不致遺憾於博識之士。聊以豁讀者之心。目於史學。或亦不小裨焉。故為評之。而復敘之。

卷首

序文

讀法

總目

圖像

卷一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第三回

犬戎主大開鎬京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第五回

寵說公周鄭交質

第六回

衛石碻大義滅親

第七回

公孫閱爭車射考叔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卷二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白下蔡 暮元放甫評點

杜大夫化厲鳴冤

幽王烽火戲諸侯

周平王東遷雒邑

鄭莊公掘地見母

助衛逆魯宋與兵

鄭莊公假命伐宋

公子驪獻諂賊隱公

敗戎師鄭忽辭婚

祝聃射周王中肩

鄭祭足被脅立庶

鄭祭仲殺堵逐主

高渠彌乘間易君

鄭子疊君臣為戮

齊襄公出獵遇鬼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魯莊公乾時大戰
戰長勺曹劌敗齊
楚王杯酒虜息媯
桓公舉火爵甯戚

卷三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塗滅虢
第二十六回 歌屐屨百里認妻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殺子頽惠王反正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皇子獨對姜蛇
齊桓公興兵伐楚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窮百里銅牛拜相
獲陳寶穆公證夢
獻公臨終囑荀息

卷四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穆公一平晉亂
管夷吾病榻論相
穆姬登臺要大赦
介子推割股啜君
羣公子大鬧朝堂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卷五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卷六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宋襄公假仁失眾

晉重耳周遊列國

晉呂卻夜焚公宮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周襄王避亂居鄭

柳下惠授詞却敵

先軫說謀激子玉

連谷城子玉自殺

周襄王河陽受覲

智甯俞假酖救主

叔詹據鼎抗晉侯

晉襄公墨線敗秦

楚商臣入宮弑父

弄玉吹簫雙跨鳳

刺先克五將亂晉

公子鮑厚施買國

東門遂援立子接

楚王伐兵劫盟主

齊姜氏乘醉遣夫

秦懷嬴重婚公子

秦穆公再平晉亂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晉文公守信降原

晉文公伐衛破曹

晉楚城濮大交兵

踐土壇晉侯主盟

衛元咺公館對獄

老嫗武繩城說秦

弦高假命犒秦軍

先元帥免胄殉程

秦穆公轂谷封尸

趙盾背秦立靈公

召士會壽餘紹秦

齊懿公竹池遇變

趙宣子桃園強諫

卷七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卷八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公子宋嘗龜構逆

楚莊王納諫復陳

荀林父縱厲亡師

華元登淋剗子反

蕭夫人登臺笑客

娶夏姬巫臣逃晉

說秦伯魏相迎醫

寵胥童晉國大亂

智武子分軍肆敵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諸侯同心圍齊國

老祁奚力救羊舌

曲沃城樂盈滅族

弒齊光崔慶專權

殺甯喜子鱗出奔

盧蒲葵計逐慶封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誅鬪椒絕纓大會

陳靈公相服戲朝

晉景公出師救鄆

孟雒儒託優悟主

老人結草元杜回

逢丑父易服免君

圍下宮程嬰匿孤

報魏錡養叔獻藝

誅岸賈趙氏復興

偃陽城三將鬪勇

孫林父因歌出獻公

晉臣合計逐樂盈

小范鞅智剗魏舒

且于門杞梁死戰

納衛衎甯喜擅政

戮崔杼慶封獨相

楚靈王大合諸侯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卷九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卷十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楚靈王狡詐滅陳蔡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棠公尚捐軀奔父難

伍員吹簫乞吳市

囊瓦懼誅誅無極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楚昭王棄郢西奔

泣秦庭申包胥乞師

會夾谷孔子却齊

饋女樂黎彌阻孔子

夫差違諫釋越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殺子胥夫差爭敵

誅羊勝葉公定楚

智伯決水灌晉陽

樂羊子怒餓中山羹

吳起殺妻求將

晏平仲巧辨服荆靈

荆齊魯晉昭公尋盟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伍子胥微服過昭闕

專諸進羹刺王僚

要離會名利慶忌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伍子胥掘墓鞭屍

退吳兵楚昭王反國

墮三都聞人伏法

榘會稽文種通宰話

句踐竭力事吳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納蒯瞶子路結纓

滅夫差越王稱霸

豫讓擊衣報襄子

西門豹矯送河伯婦

駙忌鼓琴取相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卷十一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卷十二

第一百一十回

第一百一十二回

第一百三回

第一百四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孫臏伴狂脫禍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蘇秦合從相六國

學護國燕噲召兵

賽舉鼎秦武王絕蹊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馮煖彈鋏客孟嘗

說四國樂毅滅齊

藺相如兩屈秦王

死范雎計逃秦國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魯仲連不肯帝秦

秦王滅周遷九鼎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李園舅爭權除黃歇

甘羅童年取高位

解鬼谷孫臏下山

龐涓兵敗桂陵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張儀被激往秦邦

偽獻地張儀欺楚

莽赴會疑懷王陷秦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齊王糾兵伐梁宋

驅火牛田單破燕

馬服君單解韓圍

假張祿庭辱魏使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信陵君竊符救趙

廉頗敗燕殺二將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嫪毐偽腐亂秦宮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王敖反間殺李牧
獻地圖荆軻闖秦庭
并六國混一與圖

李牧堅壁卻桓齮
田光刎頸薦荆軻
論兵法王翦伐李信
號始王建立郡縣

繡像東周列國志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國志最為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在於內。列國志却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挾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倒看了。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遊諸書。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隨意補截。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却也是絕妙小說。

列國志原是特為記東周列國之事。東遷始於平王。事多始於桓王。而本書却從宣王開講者。蓋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亂。犬戎之亂。由於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却從宣王時生。根且童謠亡國。亦先兆於宣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尋樹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却不是敘事之書。便算是敘事之書。却不是敘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非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本無文章。我不欲以附會成牽強也。

列國志一書。大半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馬氏史記雜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讀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國志因是雜採衆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曾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偏。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奇局。亦是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已亂到極處。却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却弱而不亡。淹淹纏纏。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是奇絕。

周室卜世卜年。皆過其數。子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共主。不至遽蕪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說封建屏藩。互相維持之力。據我看來。兩說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處講。

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便該多出兩個賢王。赫然中興。幾次何以僅極虛名。絲毫不能振作。若說封建屏藩。互

相維持之力。則夏商兩代。建國相同。何以沒有許多展轉變態。如此論來。則東周列國。還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變之局。以標新立異耳。不必紛紛強為說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都自東遷以後起。逐漸變來。其中世運之升降。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溢滿。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學問。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不消說是大相懸絕。即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桓時用兵。還不過聲罪取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設盟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吞并為事。這便是世端大變中之一小變了。

齊桓時用兵。不過論百論千。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一戰之際。常以萬人。齊桓用兵。還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到晉文時。便多行詭計了。子弟於此等處。能細心理會。便是善讀稗官者。

晉文用兵。詭譎却也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然。正是天運改移處。却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了。

用兵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眾。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惟有列國志中。却是無體不備。前人於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已得要領。況又益之以戰國若干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便不枉讀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難事。其中變化無端。即專家也未必能曉徹。今既讀了列國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無數兵法。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專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惟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中好話歹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平添無數應對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稽古用兵專對。都是極大極難學問。今却於稗官得之。豈不奇絕。

金聖歎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於子弟有益。渠說有益處。不過是作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寶學。在內。此與水滸傳。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跡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

事跡之至多極廣者。蓋共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極多。非比他書出於撮法。子弟讀此一部。便抵讀他本稗官數十部也。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却無神佛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清淨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却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上。不與他處邪說同也。

左氏說鬼。雖與他處不同。然畢竟是他恍惚附會處。未可以為信史。

列國志中有許多壞人。也有許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壞人也有若干壞法。讀者須細加體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來。方於學問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壞二字團圓過了。

列國志中。雖是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然畢竟是壞的多。似好的。其好人又輕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於壞人做壞事。往往如出一轍。亦且窮凶極惡。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壞法。都壞將出來。當時人君。却偏偏歡喜壞人。若善惡同時。又往往好不勝壞。又不知是天意作興惡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說不出。

壞人明明作惡。還自好辨。偏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却偏會依附名義。竟似與好人一般。在暗裏行其險毒之計。這種人最是難認。觀人者不可不知。

惡人依託名義。雖是可以惑人。畢竟也有露馬脚處。只是觀者不審。被他所騙耳。若明眼人。自瞞不過。

大約看好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賢奸之變。雖有萬態。究其本。總不能外此兩字而已。

義利兩字不並立。天理看得重。爵祿身家看得輕。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圖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險毒上去了。從何處還有天理來。

義利二字。其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即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却不過從利字上起耳。若肯將名位富貴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

列國志中篡弑之禍甚多。其臣為亂。臣子為賊。子罪不容誅。自不消說。策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察勘一番。推求其所

以致此之故。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却當以此垂戒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懼。故聖人云。君君臣臣。父子。又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互舉。後世一切重責子臣。便似凡為君父。便可恣肆為惡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弟敬。夫和婦順。自是萬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論。然聖人教人。只是自盡。為人父者。只是自盡。且慈。不必因慈而遂責子之孝。為子者。亦只是自盡其孝。不可因孝而遂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婦。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倫之變了。列國志中許多人倫之變。總由望於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責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況又有父不慈而專責子之孝。子不孝而專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婦間。總不自盡。一味責人。豈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出把戲來。然世又偏多此一輩人。可歎也。

立于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於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愛之也。愛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令悖於情理而立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享不成。反連性命都斷送了。又貽國家以覆亂之禍。其是非利害。本自顯然。却以私心所溺。遂棄安從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枚舉。前車既覆。後車復然。甚有身與其禍。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憐。

忠而見疑。信而得謗。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國志中。此類甚多。其中有學有術。處之有方者。庶幾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蕩行去。個個身受其禍。如申生叔武之類是也。讀之令人時生學術不多之懼。子弟於此等書。須加意理會。萬勿草草看過。

列國志中有許多出於微服。一時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榮寵終身。如管仲甯戚百里奚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來設施。也都是條條件件。次第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是一時取給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機緣湊巧。便也只好困窮草澤。沈埋一生了。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可勝數。思之令人浩歎。

戰國是遊士之世。其遊說之術。大都不甚相遠。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須自出眼力。分別。

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甯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等諸人。夫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才。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極知國事之需賢共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以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偏要用賢人君子。原是極便宜事。他却不肯用。小人平日爵祿。也是一般。到有事時。非但不能出力。還要賣國求榮。是極不

便宜之事。却偏要歡喜他用他。正不知是何等算計。

貪人不顧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許多壞事。其意不過圖終身受用耳。却不知壞却良心。依舊不得受用。枉落千古罵名。有何便宜處。乃前人跌倒。後人偏不曉得把滑。如列國志中。亂臣賊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蝮蛇甘蠅。可勝浩歎。

聖人云。性相近。習相遠。古語云。近硃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賢臣。則可以為賢君。與奸佞諂諂之人處。則陷於惡。而不覺矣。列國志中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為轉移。而其名譽美惡。遂成千古話柄。天下固多中材之人。其尚擇所與哉。

人家子弟。天性高明。不為俗情所染者。千萬中只好一二。其做很下流。不可化誨者亦少。大約俱是中材。幼時父師教訓。是不消說到成童以後。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學問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進於上達。即商賈買賣中。常與老成敦厚者相習。便也可成一個敦樸誠實之器。若與輕薄佻詐浮蕩者處。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為善難而為惡易。故常親善人。未必便善。而與不善者處。便容易走入邪徑。相與起作之人。十個中只有一二個壞的。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若善惡相參。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況并無賢人君子在內。又望其向上乎。為人祖父之心。誰不願子孫作賢人君子。而不為之擇交。是猶南轅而北轍也。及到他已是習於下流。却纔悔他去責備他。要他改過。尚可及耶。嘗論正人最是難交。只是圖他有益耳。與不肖處。豈是快意。只是相與到後來。再沒個好收場。正人平日事事要講理。

講法起居飲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厭。若汝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攔阻責備。使人絮煩。但是與他起作。却也沒甚禍害出來。即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難解紛。必期無事而後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圖暴餐口腹。或圖沾潤錢財。隨風倒舵。順水推舟。任我頭指氣使。其實軟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潤不着你的時節。稍拂其意。翻過臉來。便可無惡不作。從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實。或遇你有別事。他便架空生波。於中取利。事若敗壞。他便掉臂不顧。還要添上許多惡態惡言。不怕你羞死氣死。却怪世人擇交。偏要蹈軟媚洗腆。及到事後追悔。已是無及。試看列國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墮此套中。而不悟。可悲可歎。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雖是兩句熟話。却是亘古不易之言。試看列國志中。許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徑逆。不聽好言。無不貽到頭之悔。及到禍亂已成。身名已敗。却纔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無及了。吾願普天下賢士大夫讀書學者。於良朋密戚。通耳言來。莫便憤然加怒。且將那言語細細詳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於己亦無所損。儻事有可疑。理有足採。便可及時補救。免到後來懊悔也。

本書中批語議論。勸人着眼處。往往迂。殊未必恆讀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於事未必無當。便可算我批書人。於看書人有毫髮之益。不止如村塾說彈詞。僅可供一時之悅耳。教子弟讀書。嘗苦大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千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苦杆格不入。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然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弟子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杆格不入。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

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輒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佚。喪心蔑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并存。但取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鋪張淫嫖。誇美好處。此則金生所謂

其人可誅其書可燒。斷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施報皆一本於古經書。其所謂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者。又何嫌於駭。奢淫佚女心蔑理也哉。

列國志是一部勸懲之書。只看他忠奸厚薄。無有不報。即不報之於身。子孫也。終久逃不過。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他書亦講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件都是實事。則其勸懲為更切也。

列國志中繇詞其語甚古。亦甚驗。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占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

列國志前後評語。悉是隨手寫去。更不曾重加點竄。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適處。蓋我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原無意於文字之工拙也。

列國志中謬誤甚多。如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通了。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關係甚大。故不得不為正之。他如彗星出於北斗。主宋齊晉三國之君死難。本是周內史叔服之占。却作齊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類甚多。不能徧及也。

卷首

序文

讀法

總目

圖像

卷一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卷二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褒人贖罪獻美女

犬戎主大闢鎬京

秦文公郊天應夢

寵說公周鄭交質

衛石碻大義滅親

公孫閱爭車射考叔

立新君華督行賂

齊侯送文姜婚魯

楚熊通僭號稱王

宋莊公貪賂構兵

衛宣公築臺納媳

魯桓公夫婦如齊

衛侯朔抗王入國

杜大夫化厲鳴冤

幽王烽火戲諸侯

周平王東遷維也

鄭莊公掘地見母

助衛逆魯宋興兵

鄭莊公假命伐宋

公子鞏獻諂賊隱公

敗戎師鄭忽辭婚

祝聃射周王中肩

鄭祭足被脅立庶

鄭祭仲殺堵也

高渠彌乘間易君

鄭子亶君臣為戮

齊襄公出獵遇鬼

白下蔡 真元放甫評點



- 第十五回
- 第十六回
-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卷三

-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卷四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 第三十二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釋檻囚鮑叔薦仲
宋國納賂誅長萬
曹沫手劍劫齊侯

擒傅瑕厲公復國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管夷吾智辨俞兒

公子友兩定魯君

衛懿公好鶴亡國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智荀息假塗滅號

歌屢屨百里認妻

驪姬巧計殺申生

里克兩弑孤主

晉惠公大誅羣臣

秦晉大戰龍門山

晉惠公怒殺慶鄭

晏蛾兒踰牆殉節

魯莊公乾時大戰
戰長勺曹劌敗齊
楚王杯酒虜息媯
桓公舉火爵甯戚

殺子頽惠王反正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皇子獨對姜蛇

齊桓公興兵伐楚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窮百里銅牛拜相

獲陳寶穆公證夢

獻公臨訟囑荀息

穆公一平晉亂

管夷吾病榻論相

穆姬登臺要大赦

介子推割股啖君

羣公子大鬧朝堂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卷五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卷六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宋襄公假仁失眾

晉重耳周遊列國

晉呂卻夜焚公宮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周襄王避亂居鄭

柳下惠沒詞却敵

先軫說謀激子玉

連谷城子玉自殺

周襄王河陽受覲

智甯俞假酖救主

叔詹據鼎抗晉侯

晉襄公墨綬敗秦

楚商臣入宮弑父

弄玉吹簫雙跨鳳

刺先克五將亂晉

公子鮑厚施買國

東門遵援立子接

楚王伐兵劫盟主

齊姜氏乘醉遣夫

秦懷嬴重婚公子

秦穆公再平晉亂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晉文公守信降原

晉文公伐衛破曹

晉楚城濮大交兵

踐土壇晉侯主盟

衛元咺公館對獄

老嫗武繩城說秦

弦高假命犒秦軍

先元帥免胄殉程

秦穆公殺谷封尸

趙盾背秦立靈公

召士會壽餘給秦

齊懿公竹池遇變

趙宣子桃園強諫

卷七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卷八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公子宋嘗龜構逆

楚莊王納諫復陳

荀林父縱屬亡師

華元登淋剗子反

蕭夫人登臺笑客

娶夏姬巫臣逃晉

說秦伯魏相迎醫

寵胥童晉國大亂

智武子分軍肆敵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諸侯同心圍齊國

老祁奚力救羊舌

曲沃城樂盈滅族

弒齊光崔慶專權

殺甯喜子鱗出奔

盧蒲葵計逐慶封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誅闕叔絕纒大會

陳靈公相服戲朝

晉景公出師救鄭

孟孫儒託優悟主

老人結草亢社回

逢丑父易服免君

圜下宮程嬰匿孤

報魏錡養叔獻養

誅岸賈趙氏復興

偃陽城三將鬪勇

孫林父因歌出獻公

晉臣合計逐樂盈

小范鞅智劫魏舒

且于門杞梁冤戰

納衛衎甯喜擅政

戮崔杼慶封獨相

楚靈王大合諸侯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卷九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卷十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楚靈王狡詐滅陳蔡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棠公尚捐軀奔父難

伍員吹簫乞吳市

囊瓦懼謗誅無極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楚昭王棄郢西奔

泣秦庭申包胥乞師

會夾谷孔子却齊

饋女樂黎彌阻孔子

夫差違諫釋越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殺子胥夫差爭敵

誅芊勝葉公定楚

智伯決水灌晉陽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吳起殺妻求將

晏平仲巧辨服荆蠻

剋齊魯晉昭公奔盟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伍子胥微服過昭闕

專諸進炙刺王僚

要離會名利慶忌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伍子胥掘墓鞭屍

退吳兵楚昭王反國

陸三都聞人伏法

棲會稽文種通宰詔

句踐竭力事吳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納蒯瞶子路結纒

滅夫差越王稱霸

豫讓擊衣報襄子

西門豹矯送河伯婦

騶忌鼓琴取相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卷十一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卷十二

第一百一十回

第一百一十二回

第一百三回

第一百四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孫臏伴狂脫禍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蘇秦合從相六國

學讓國燕噲召兵

賽舉鼎秦武王絕蹊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馮煖彈鋏客孟嘗

說四國樂毅滅齊

藺相如兩屈秦王

死范雎計逃秦國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魯仲連不肯帝秦

秦王滅周遷九鼎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李園舅爭權除黃歇

甘羅童年取高位

解鬼谷孫臏下山

龐涓兵敗桂陵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張儀被激往秦邦

偽獻地張儀欺楚

莽赴會疑懷王陷秦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齊王糾兵伐梁宋

驅火牛田單破燕

馬服君單解韓圍

假張祿庭辱魏使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信陵君竊符救趙

廉頗敗燕殺二將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嫪毐偽腐亂秦宮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王敖反間殺李牧

獻地圖荆軻關秦庭

并六國混一與圖

李牧堅壁卻桓齮

田光刎頸薦荆軻

論兵法王翦伐李信

號始王建立郡縣

天 命 未 改



會同東國刊國志

周宣王

周幽王

周平王



伯服

如褒

后申



犬戎主

滿也速

孛丁



鄭武公

穎考林

鄭莊公



魯桓公

柳下惠

曹翹



經圖考卷之四

管仲

齊桓公

鮑叔牙



宋襄公

公子目夷

公孫固



無 鹽

鄧 曼

齊 姜



齊國志

五

夏 姬

文 姜

驪 姬

息 夫 人



介之推

趙衰

狐偃

晉文公



董狐

趙穿

趙盾



玉弄

秦穆公

蕭史



百里奚

蹇 奔

公孫枝



養由基

令尹文子

楚莊王



楚昭王

子西

申包胥



漁父

東皋公

浣紗女子



孫臏

鬼谷子

魯仲連



伯 懿

吳 王 夫 差

西 施



吳季札

伍子胥

孫武



秦董父

狄斯彌



專 諸

要 離

聶 政



勾踐

范蠡

文種



張儀

蘇秦

龐涓



如相簡

趙武靈王

廉頗



信陵君

孟嘗君

平原君

春申君



燕昭王

樂毅

郭隗



樊於期

太子丹

荊軻



呂不韋

甘羅

商君



秦始皇

李斯

趙高



周王 宣
殺 謠 聞 輕



杜大夫
化厲
鳴冤



犬戎主大開鎬京



第一回

周平王東遷洛邑



詞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闡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邱前八田

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鬪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觀禮不明諸侯漸漸强大到九傳厲王暴虐無道為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太子靖為王是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詩為證

夷厲相仍政不綱 任賢圖治賴宣王 共和若沒中興主 周歷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置銘雖說中興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至三十九年姜戎西戎抗命宣王御駕親征敗績於千畝地名在遼東車徒大損思為再舉之計又恐軍數不充親自料民於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太歲何須辱劍鉞 隋珠彈雀總堪傷 皇威衰盡無龍氣 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趙車輦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為羣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輦而聽之歌曰

月將升 日將沒 靡盬箕服 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眾小兒來問羣兒當時驚散止挈得長幼二人跪於輦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於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

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為然也。宣王問曰。如令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

叱去兩兒。即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

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於眾臣。此語如何解說。太宗伯即令禮部尚書召虎對曰。靡是山。秦木名。可

以為弓。故曰靡弧。箕草名。可結之。以為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言亦不可少此解據理而太宰即令吏部尚書仲山

甫奏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即禮部尚書伯陽對曰。凡街市無根

綳。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即令欽天監伯陽奏曰。凡街市無根

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若命孽感星化為小兒。造作謠言。使羣兒習之。此假語謂之童謠。小則寓一人之吉凶。

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罷太原之兵。將

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賣。其禍可息乎。既將庫藏弧矢焚棄。又不許造賣。是國家竟伯陽父答

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況謠言曰。月將升。日將沒。日

者。人君之象。月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為女主干政明矣。辨得有理。有數銓說。童謠字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

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即非目前之事。況將之為

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為吉。此語正當之極。凡孤矢不須焚棄。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

罷。起駕回宮。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羣臣之語。備細述於姜后。姜后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啟奏。王問有何異事。姜

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內老官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

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席包裹。拋棄於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官人到宮。問其得孕之故。老

官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褒城即今漢中府褒城縣有神人化為二龍。降於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桀王曰。吾乃

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胡王何

不請其釐。而藏之。釐乃龍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胡說無稽之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卜兆何嘗大吉。只乃布

幣設祭於龍前。取金盃收其涎沫。置於朱楨之中。忽然風雨大作。二龍飛去。桀王命收藏於內庫。自殷世歷六百四十

四年傳二十八主。至於我周。又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年。積內放出毫光。有掌庫官。奏知先王。先王問積中何物。掌庫官取簿籍獻上。具載藏聚之因。先王命發而觀之。侍臣打開金櫃。手捧金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一時失手墮地。所藏旋沫。橫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龜一個。盤旋於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於幽室。到令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何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大疑。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聚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於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如何。伯陽父布卦已畢。獻上繇詞。詞曰。

哭又笑。笑又哭。

羊被鬼吞。

馬逢夫逐。

慎之慎之。

糜弧箕箒。

繇詞甚好不愧太史

宣王不解其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為未。馬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應當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未曾除也。宣王聞奏。怏怏不悅。遂出令城內城外。按戶查問女嬰。不拘死活。有人撈取來獻者。賞布帛各三百疋。有收養不報者。鄉里舉首。首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命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因繇詞又有糜弧箕箒之語。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塵肆。不許造賣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曉諭。一面巡緝。那時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有鄉民尚未通曉。巡至次日。有一婦人。抱着幾個箭袋。正是箕草織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來把。跟隨於後。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趕着日中。販市上城買賣。尚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婦人擒住。那男子見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在謠言。況太史言女人為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王旨。遂隱下男子不題。

自作聰明糊塗了事。今日之左儒何其多也。

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王命將此女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於市。以為造賣者之戒。不在話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

却說謠言害婦人。

謾道中興多補闕。

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分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於十里之外。次早有人傳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桑弓。其袋拿到即時決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禍。放步而行。約十里許。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觀看。乃是一箇草蓆包兒。浮於水面。眾鳥以喙銜之。且銜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男子叫聲奇怪。趕開眾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拋棄。有眾鳥銜出水來。定是大貴之人。此想却是人情之常。我今取回養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將此女嬰包裹。抱於懷中。思想避難之處。乃望褒城投奔相識而去。冀翁有詩。單道此女得生之異。

懷孕遲遲四十年 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國 王法如何勝得天

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以為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來。直至宮庭。宣王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拿。並無一人答應。那女子全無懼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夾兒。捆着。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驚醒。乃是一夢。前邊一語。後邊一夢。便將周宣東遷。明指出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見。伯陽父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言。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氣未除。繇詞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誅婦人。不足消磨。孤箕箒之讖耶。伯陽父又奏曰。天道玄遠。候至方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不拿婦人。男子不走。男子不走。不得拾着女嬰。若說隱若見此其所。以為天道也。宣王沉吟不語。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訪妖女。全無下落。頌胙之後。宣王還朝。百官謝罪。宣王問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答。杜伯奏曰。臣體訪此女。並無影誓。以後妖婦正罪童謠。已驗誠恐。搜索不休。必然驚動國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聞。分明是怠棄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門。斬首示眾。嚇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忙將杜伯扯住。連聲不可。不可。宣王視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舉薦同朝的左儒叩頭奏曰。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為帝。湯有七

年之旱。不害為王。天變尚然不妨。水旱二事謂之天災。則不可不云。天變也。人妖甯可盡信。童孺下豈俱有凶微不勤人君修德以禳之。而

也。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外夷之慢與不慢。自在德政之望。乞怒之。宣王

曰。汝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

殺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為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為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

王怒猶未息。曰。朕殺杜伯。如去薰草。何須多費脣舌。此等語全非。賢君口氣。唱教快斬。武士將杜伯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

中。自刎而死。死得無謂。所冀翁有讚云。

賢哉左儒。直諫批鱗。是則順友。非則違君。彈冠誼重。刎頸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倫。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後仕晉為士師之官。子孫遂為士氏。食邑於范。又為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祠於杜陵。號為杜

主。又曰。右將軍廟。至今尚存。此是後話。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

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多遺忘。每每較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王體稍豫。意欲出郊

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部令工整備法駕。司馬部兵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騶。右有尹吉

甫。左有召虎。旌旂對對。甲仗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野。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

自覺精神開爽。傳命紮住營寨。分付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民居。復禽多少。盡數獻納。

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人人賣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營派者盡

誇縱送之能。鷹犬藉勢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亂竄。弓響處。血肉狼藉。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

中大喜。日已沈西。傳令散圍。眾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輦之上。

打個眼睫。忽見遠遠一輛小車。當面衝突而來。車上站着兩個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聲喏曰。吾王別來無

恙。宣王定睛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喫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人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說並不會

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不離玉輦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來犯駕。拔出太阿寶劍。望

空揮之。只見杜伯左儒齊聲罵曰。無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吾等專來報冤。還我命來。話未絕

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於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眺。同一班左右。將薑湯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著宣王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聶翁有詩云。

赤矢赤弓貌似神。千軍隊裏聘飛輪。君王枉殺還須報。何況區區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宣王自征姜戎。便是失計之甚。戎狄豺狼。從古難化。王者亦不深求。故其順命。則略示羈縻。否則置之度外。倘其違逆犯順。然後用兵。只須命將出師足矣。況當時周室尚在全盛。王朝卿士及方伯諸侯。豈無可使之人。乃以天子之尊。自臨行陣。以致敗績。損折車徒。辱國損威。莫大於此。宣王親征姜戎。其失有五。輕萬里之尊。蹈不測之險。一也。啟夷狄輕中國之心。二也。開諸侯慢王朝之漸。三也。王師敗績。深染國威。四也。敗不能報。貽笑四方。五也。此回中全是怪事。如市中忽有童謠。怪事童謠。竟說幾亡周國。怪事童謠。是紅衣小兒所傳。怪事。紅衣小兒。是熒惑星所化。怪事。上天命熒惑星化小兒。造謠言。怪事。宮女不夫而孕。怪事。懷孕四十餘年。方產怪事。宮女所說二龍降於王庭。怪事。龍作人言。怪事。龍言自己是褒城二君。怪事。太史忽能想到請龍。龍而藏之。怪事。死亡應殿。至周。數經喪亂。而龍在櫝中。無恙。怪事。櫝中忽然放光。怪事。先王接盤。失手墮地。怪事。龍化元龜。怪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怪事。偶踐龜跡。如有所感。怪事。布司當面。遇者夫婦二人。又是正應童謠者。却容一人走脫。怪事。為卿席包近岸。中有女嬰。怪事。天子之尊。命官懸賞。覓一新棄女嬰。却不可得。怪事。只一褒似出世。便先有無數怪事在前。雖曰天道玄遠。然其現變示儆。至切至顯。無奈世人泛泛視之。不加脩省。以致不能挽回。歸於氣數。而不能救悲哉。

列國傳中所載怪事甚多。然無如此回之怪甚者。總之。東遷以後。乃天地間第一大變奇亂。故天之示儆。亦不尋常也。藏龍聚而獲福。未知出于何書。明係太史。妄言再占得大吉之兆。太史欲實其言。故伏會以成之耳。觀其化象。如而亂周。吉在何處。後人疑卜吉而不吉。為天道無憑。殆亦未之察耳。

諫君自有立言之體。與進說之方。左儒初諫。體辨。語言皆不中竅。是以無益。細評在本文下。左儒為友情。切直諫。不聽。棄位而去可也。至以死殉之。死非其道。匹夫匹婦之諒耳。聶翁以人倫表率許之。誤矣。左儒諫殺杜伯。宣王不聽。此亦君臣之常。以死殉之。固為過分。然其意中亦自以為義氣也。此然厚於其友。豈有忍於其君。而來索命者。此等事。或後人借以儆戒。人君不可妄殺耳。語近矯誣。讀者意會可也。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遇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得疾回宮。合眼便見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後。病勢愈甚。其時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託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問安。宣王命內侍扶起。靠於

續禱之上。謂二臣曰。朕賴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寧。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宮涅。年雖已長。性頗暗昧。卿等竭力輔佐。勿替世業。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宮門。遇太史伯陽。父召虎私謂伯陽父曰。前童謠之語。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今王親見厲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篤。其兆已應。王必不起。伯陽父曰。吾役觀乾象。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國家更有他變。王身未足以當之。尹吉甫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置三公六卿於何地乎。若似這等三公六卿。便言罷各散。不隔一時。各官復集宮門候問。御體沈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領百官。扶太子宮涅行舉哀禮。即位於柩前。是為幽王。詔以明年為元年。立申伯之女為王后。子宜臼為太子。進后父申侯。史臣有詩贊宣王中興之美云。

於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窮荒。變消異志。外仲內姜。克襄隆治。幹父之蠱。中興立幟。

却說姜后因悲慟太過。未幾亦薨。幽王為人暴戾寡恩。動靜無常。方諒陰之時。天子居喪名曰諒陰。陰者。名曰諒陰。陰者。名曰諒陰。陰者。名曰諒陰。狎昵羣小。飲酒食肉。全無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無忌憚。耽於聲色。不理朝政。申侯屢諫不聽。退歸申國去了。位陽州也是西周氣數將盡。

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繼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並列三公。三人皆諂諂面諛之人。貪位慕祿之輩。惟王所欲。遂迎不暇。貪位慕祿。自能順欲。遂迎不暇。遂迎不暇。遂迎不暇。

友厲王少子宣王。所封令陝。西華州城北。是箇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幽王視朝。岐山。岐山。岐山。有古鄆城。即其地。幽王時友入為司徒。是箇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幽王視朝。岐山。岐山。岐山。

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我嘗謂天公最是多情。却亦最是多事。如世人。家國將亡。本現出來。且不止一遭。兩遭而已。此等事不特人臣。遂退朝還宮。太史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手。數曰。三川發源於岐山。

多事。不須來告。即天公我亦怪其何必來告也。遂退朝還宮。太史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手。數曰。三川發源於岐山。

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將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乃文王之祖。發跡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無恙乎。趙叔帶曰。若國家有變。當在何時。伯陽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內。叔帶曰。何以知之。

伯陽父曰。善盈而後福。惡盈而後禍。十者數之盈也。叔帶曰。天子不恤國政。任用佞臣。我職居言路。必盡臣節。以諫之。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卻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卻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卻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卻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卻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卻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卻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

他謗毀朝廷。妖言惑眾。幽王曰：「愚人妄說國政，如野田洩氣，何足聽哉！」却說趙叔帶懷着一股忠義之心，屢欲進諫，未得其便。過了數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說三川俱竭，岐山復崩，塵壤民居無數。幽王全不覺懼，方命左右訪求美色，以充後宮。趙叔帶乃上表諫曰：「山崩川竭，其象為脂血俱枯，高危下墜，乃國家不祥之兆。況岐山王業所基，一旦崩頽，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賢輔政，尚可望消弭天變。奈何不訪賢才而訪美女乎？」議論正大，其說何如。石父奏曰：「國朝定都豐鎬，千秋萬歲。那岐山如已棄之屣，有何關係？叔帶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謗訕。望君王詳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吾見歷古入君之信佞臣，原只見其說得是，耳不知是不識時，而家遂將叔帶免官，遂歸田野。叔帶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吾不忍坐見西周有麥秀之歌。昔箕子去紂紂亡後，箕子行經於此，見禾黍乃作麥秀之歌。於是攜家竟往晉國，是為晉國大夫趙氏之祖。趙衰、趙盾，即其後裔也。後來趙氏與韓氏三分晉國，列為諸侯。此是後話。後人有詩數曰：

忠臣避亂先歸北，世運凌夷漸欲東。自古老臣當愛惜，仁賢一去國虛空。

卻說大夫褒珣，珣大夫名，食采於褒。自褒城來，聞趙叔帶被逐，急忙入朝進諫曰：「吾王不畏天變，黜逐賢臣，恐國家空虛，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珣於獄中。自此諫諍路絕，賢豪解體。話分兩頭，卻說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懷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撫養，因乏乳食，恰好有個奴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疋之類，轉乞此女過門撫養成成人。取名褒姒，論年齒雖則一十四歲，身材長成，倒像十六七歲及笄的模樣，更兼自秀眉清，唇紅齒白，髮挽烏雲，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傾國傾城之貌。一來奴大住居鄉僻，二來褒姒年紀幼小，所以雖有絕色，無人聘定。卻說褒珣之子洪德，偶因收斂來到鄉間，湊巧褒姒門外汲水，雖然村裝野束，不掩國色天姿。洪德大驚，如此窮鄉，乃有此等麗色。因私計父親囚於鎬京獄中，三年尚未釋放。若得此女貢獻天子，可以贖父罪矣。遂於鄰舍訪問姓名的實。歸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諫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無道，購四方美色，以充後宮，有奴大之女，非常絕色。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求寬父獄，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獄之計也。其母曰：「此計如果可行，何惜財帛。汝當速往洪德處，親至奴家與奴大講就布帛三百疋，買得褒姒回家。香湯沐浴，浴食以膏粱之味，飾以文繡之衣，教以禮數，攜至鎬京，先用金銀打通號公關，節求其轉奏。言臣珣自知罪當萬死，珣子洪德痛父死不可復生，特訪求美人名曰褒姒，進上以贖父罪。萬望吾王赦宥。」幽王聞奏，

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畢。幽王擡頭觀看。姿容態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際。光豔照人。龍顏大喜。四方雖貢獻有人。不及褒姒萬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於別宮。降旨赦褒姒出獄。復其官爵。是夜幽王與褒姒同寢。魚水之樂。所不必言。自此坐則疊股。立則並肩。飲則交杯。食則同器。一連十日不朝。羣臣伺候朝門者。皆不得望見顏色。莫不歎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詩為證。

折得名花是國香。布荆一旦薦匡牀。風流天子渾閑事。不道龍豕已伏殃。

幽王自從得了褒姒。迷戀其色。居於瓊臺。約有三月。更不進申后之宮。早有人報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勝其憤。忽一日引着宮娥。逕到瓊臺。正遇幽王與褒姒聯膝而坐。並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氣不過。便罵何方賤婢。到此濁亂宮闈。幽王恐申后動手。將身蔽於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見。不必發怒。申后罵了一場。恨而去。褒姒問曰。適來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謁之。褒姒默然無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宮。再說申后在宮中憂悶不已。太子宜白跪而問曰。吾母貴為六宮之主。有何不樂。申后曰。汝父寵幸褒姒。全不顧嫡妾之分。將來此婢得志。我母子無立足之處矣。遂將褒姒不來朝見。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備細訴與太子。不覺淚下。太子曰。此事不難。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視朝。吾母可着宮人在瓊臺採摘花朵。引那賤婢出臺觀看。待孩兒將他毒打一頓。以出吾母之氣。倘父王嗔怪。罪責在我。與母無干也。申后曰。吾兒不可造次。還須從容再商。太子懷忿出宮。又過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羣臣賀朔。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不問情繇。將花朵亂摘。臺中走出一羣宮人攔住道。此花乃萬歲栽種。與褒姒娘不時賞玩。休得毀壞。得罪不小。這邊宮人道。吾等奉東宮令旨。要採花供奉正宮娘娘。誰敢攔阻。彼此兩下爭嚷起來。驚動褒姒。親自出外觀看。怒從心起。正要發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姒全不提防。那太子仇人相見。分外眼睜。趕上一步。揪住烏雲寶髻。大罵賤婢。等語。得可定。你是何等之人。無名無位。也要妄稱娘娘。眼底無人。今日也教你認得我。捨着拳便打。纔打得幾拳。眾宮娥懼幽王見罪。一齊跪下叩首。高叫千歲求饒。萬事須看王爺面上。太子亦恐傷命。即時住手。褒妃含羞忍痛。回入臺中。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雙行流淚。宮娥勸解曰。娘娘不須悲泣。自有王爺做主。說聲未畢。幽王退朝。直入瓊臺。看見褒姒兩鬢蓬鬆。眼流珠淚。問道。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褒妃

扯住幽王袍袖放聲大哭訴稱太子引着宮人在臺下摘花戲妾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見賤妾便加打罵若非宮娥苦
 勸性命難存望乞我王做主說罷嗚嗚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謂褒姒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
 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錯怪了人褒姒曰太子為母親怨其意不殺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愛幸身
 懷六甲已兩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宮保全母子二命幽王曰愛卿請將息朕自有處分即日傳旨道
 太子宜曰好勇無禮好勇無禮四字責備得是即我今日禮否不能將順權發去申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
亦怪其好勇無禮四字亦責備得是即我今日禮否不能將順權發去申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
 官輔導無狀並行削職輔導無狀四字亦責備得是即我今日禮否不能將順權發去申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
其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之人有狀否太子欲入宮訴明幽王分付宮門不許通報
 只得駕車自往申國去訖申后久不見太子進宮著宮人詢問方知已賤去申國孤掌難鳴終日怨夫思子含淚過日
 卻說褒姒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幽王愛如珍寶名曰伯服遂有廢嫡立庶之意奈事無其因難於啟齒號石父揣
 知王意遂與弄球商議暗通褒姒說太子既遂去外家合當伯服為嗣內有娘娘枕邊之言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何
 愁事不成就褒姒大喜答言全仗二卿用心維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當與二卿共之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
 伺申后之短宮門內外俱置耳目風吹草動無不悉知再說申后自獨居無侶終日流淚有一年長宮人知其心事跪
 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書一封密寄申國使殿下上表謝罪若得感動萬歲名還東宮母子相聚豈不美哉
 申后曰此言固好但恨無人傳寄宮人曰妾母溫媪頗知醫術娘娘詐稱有病召媪入宮看脈令帶出此信使妾兄送
 去萬無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書信一通內中大略言天子無道寵信妖婢使我母子分離今妖婢生子其寵愈固汝
 可上表伴認其罪今已悔悟自新願父王寬赦若天賜還朝母子重逢別作計較修書已畢假稱有病臥牀召溫媪看
 脈早有人報知褒姒褒姒曰此必有傳遞消息之事俟溫媪出宮搜檢其身便知端的卻說溫媪來到正宮宮人先已
 說知如此如此申后伴為診脈遂於枕邊取出書信囑咐星夜送往申國不可遲誤當下賜綵繒音音切二端溫媪將
 那書來懷揣手捧綵繒洋洋出宮被守門官監盤詰問此繒從何而得媪曰老妾診視后脈此乃王后所賜也內監曰
 別有夾帶否曰沒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檢何以知其有無乎遂牽媪手轉來媪東遮西閃似有慌張之色宮
 監心疑越要搜檢一齊上前扯裂衣襟那書角便露將出來早被官監搜出申后這封書即時連人押至瓊臺來見褒

妃褒妃拆書觀看。心中大怒。命將溫媼鎖禁空房。不許走漏消息。卻將絳繒二疋。手自翦扯裂為寸寸。幽王進宮。見破繒碎綵。問其來歷。復后含淚而對曰。妾不幸身入深宮。謬蒙寵愛。以致正宮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宮寄書太子。書尾云。別作計較。必有謀妾母子性命之事。願王為妾做主。說罷。將書呈與幽王觀看。幽王認得申后筆跡。問其通書之人。褒妃曰。現有溫媼在此。幽王即命牽出不繇分說。拔劍揮為兩段。輯翁有詩云。

未寄深宮信一封。先將冤血灑霜鋒。他年若問安儲事。溫媼應居第一功。

是夜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嬌撒痴。說賤妾母子性命。懸於太子之手。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為也。褒妃曰。吾王千秋萬歲之後。少不得太子為君。令王后日夜在宮。怨望咒詛。萬一他母子當權。妾與伯服。死無葬身之地矣。言罷。嗚嗚咽咽。又啼哭起來。幽王曰。吾欲廢王后太子。立汝為正宮。伯服為東宮。只恐羣臣不從。如之奈何。褒妃曰。臣聽君順也。君聽臣逆也。吾王將此意。曉諭大臣。只看公議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褒妃先遣心腹傳言與虢尹二人。來朝預辦奏答。次日。早朝禮畢。幽王宣公卿上殿。開言問曰。王后嫉妒。怨望咒詛。朕躬難為天下之母。可以拘來問罪。虢石父奏曰。王后六宮之主。雖然有罪。不可拘問。如果德不稱位。但當傳旨廢之。另擇賢德母儀天下。實為萬世之福。果狀我亦說是萬世之福。尹球奏曰。臣聞褒妃德性貞靜。堪主中宮。德性貞靜堪主中宮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廢申后。如太子何。虢石父奏曰。臣聞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今太子避罪居申。溫清之禮久廢。況既廢其母。焉用其子。臣等願扶伯服為東宮。社稷有幸。果狀我亦說是幽王大喜。傳旨將申后退入冷宮。廢太子宜曰為庶人。立褒妃為后。伯服為太子。如有進諫者。即係宜白之黨。治以重辟。此乃幽王九年之事。兩班文武。心懷不平。知幽王主意已決。徒取殺身之禍。無益於事。盡皆緘口。太史伯陽父歎曰。三綱已絕。周亡可立而待矣。即日告老去位。羣臣棄職歸田者甚眾。朝中惟尹球。虢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側。幽王朝夕與褒妃在宮作樂。褒妃難篡位正宮。有專席之寵。從未開顏一笑。幽王欲取其歡。召樂工鳴鐘擊鼓。品竹彈絲。宮人歌舞。進觴。褒妃全無悅色。幽王問曰。愛卿惡聞音樂。所好何事。褒妃曰。妾無好也。曾記昔日手製絳繒。其聲奕然。可聽。幽王曰。既喜聞製繒之聲。何不早言。即命司庫日進絳繒百疋。使宮娥有力者製之。以悅褒妃。可怪褒妃雖好製繒。依舊不見笑臉。幽王問曰。卿何故不笑。褒妃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開笑口。遂出令。不

拘宮內宮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賞賜千金號石父獻計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強盛恐彼入寇乃於驪山在西道之下

置煙燉二十餘所又置大鼓數十架但有賊寇放起狼煙直冲霄漢附近諸侯發兵相救又鳴起大鼓催趨前來令數

年以來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王若嬰王后設齒必須同后遊玩驪山夜舉烽烟諸侯援兵必至至而無寇王后必笑

無疑矣幽王曰此計甚善果無我亦說此計甚善乃同褒后並駕往驪山遊玩至晚設宴驪宮傳令舉烽時鄭伯父正在朝中其

時以司徒為前導聞命大驚急趨至驪宮奏曰煙燉者先王所設以備緩急所以取信於諸侯今無故舉烽是戲諸侯

也異日倘有不虞即使舉烽諸侯必不信矣將何物徵兵以救急哉幽王怒曰今天下太平何事徵兵果然我亦說是天下太平何事

微朕今與王后出遊驪宮無可消遣聊與諸侯為戲他日有事與卿無與果然我亦說是與卿無與遂不聽鄭伯之諫大學烽火復

播起大鼓鼓聲如雷火光燭天畿內諸侯疑鑄京有變一個個即時領兵點將連夜趕至驪山但聞樓閣管籥之音幽

王與褒妃飲酒作樂使人謝諸侯曰幸無外寇不勞跋涉諸侯面面相覷捲旂而回褒妃在樓上憑欄望見諸侯忙去

忙回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幽王曰愛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號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賞之設賞如此大功我說賞還輕了此事却不失

信可見東世之君何嘗無信只是信得不當耳至今俗語相傳千金買笑蓋本於此算翁有詩單評烽火戲諸侯之事詩曰

良夜驪宮奏管簧無端烽火燭穹蒼可憐列國奔馳告止博褒妃笑一場

卻說申侯聞知幽王廢申后立褒妃上疏諫曰昔桀寵妹喜以亡夏紂寵妲己以亡商王今寵信褒妃廢嫡立庶既乖

夫婦之義又傷父子之情架紂之事復見於今夏商之禍不在異日望吾王收回亂命庶可免亡國之殃也幽王覽奏

拍案大怒曰此賊何敢亂言號石父奏曰申侯見太子被逐久懷怨望今聞后與太子俱廢意在謀叛故敢暴王之過

申侯本不當說說得又不行通使小人藉口耳幽王曰如此何以處之石父奏曰申侯本無他功因后進爵令后與太子俱廢申侯亦宜貶

爵仍舊為伯發兵討罪庶無後患幽王准奏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命石父為將簡兵寇音捷乘欲舉伐申之師畢竟勝

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天定勝人一語人人可說獨有若相不可說蓋若相原有挽回造化之權者也
尹吉甫說人定亦能勝天自是至理名言但天道既示變于上則人事自當有一番加倍修有極力作為方纔挽回得來如只是平
平常常混去便自然不能勝天了尹吉甫於幽王即位之後并下開一嘉謀忠告亦未見違舉幾箇正人使之居於三公六卿之位

何以指望勝天。可見仁已絕清只是口頭體面說得好聽耳。
幽王隸陰之時便已狎昵羣小。此羣小從何而來。若非舊王所遺。即係新王所遺。言甫召虎受託孤之重。既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消
患於未萌。又不能直言臣諫以感悟人主。不足為賢輔相也。
伯陽父之妙人看他下卦圓夢觀星諸事。就術數而論。已是的確無疑了。至說山崩川竭一段說話。溯源窮流。後今證古。說理則
極精。說數則至確。當他太史不負其職如此。真令人愛煞。
幽王雖然暗昧暴戾。然不以石父之言。而加罪伯陽父叔帶。不以擅打復奴之故。而責王后太子。還算有分曉。有涵養。可與為善之
人。若有賢人輔相。未必不可轉凶為吉。可惜被一班奸佞。終日在側。違惡助虐。便把來陷溺了。更無轉頭日子可救。
叔帶進諫。真是純臣之言。雖幽王礙於奸臣。其言不用。而其忠愛之志。已是較然。其後子孫昌大於晉。亦由祖宗忠厚之遺也。
禮義名分。是聖人立教之本。所以維持國家。不致積亂無犯者。全在於此。幽王寵幸褒姒。可也。乃不使之法。朝皇后。又不起身迎接。
無禮無義。干名犯分。極矣。根本此罪。國欲久安。長治。得乎。
上表謝罪。自是正理。說到感動召還。已落第二義矣。却又說得認其罪。又說別作計較。此何理也。自取其禍。夫復誰尤。進言各有其
地。如幽王既后廢于滅理。傷倫。天下人皆可進言。獨申侯則有所不可。何也。居嫌疑之地。故也。言而見聽。近於要君。言而不聽。適以
取禍。見幾而作。明哲保身之二語。申侯或未之聞耶。

第三回

夫戎主大開鑄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話說申侯進表之後。有人在鑄京探信。聞知幽王命虢公為將。不日領兵伐申。星夜奔回。報知申侯。申侯大驚曰。國小
兵微。安能抵敵王師。大夫呂章進曰。天子無道。廢嫡立庶。忠良去位。萬民皆怨。此孤立之勢也。今西戎兵力方強。與申
國接壤。主公速致書戎主。借兵向鑄。以救王后。必要天子傳位於故太子。此伊周之業也。語云。先發制人。機不可失。申
侯曰。此言甚當。遂備下金繒一車。遣人賞書與犬戎。借兵。許以破鑄之日。府庫金帛。任憑搬取。如此許法。大題。戎主曰。
中國天子失政。申侯國舅。召我以誅無道。扶立東宮。此我志也。遂發戎兵一萬五千。分為三隊。右先鋒字丁。左先鋒滿
也。連戎主自將中軍。槍刀塞路。旌旆蔽空。申侯亦起本國之兵相助。浩浩蕩蕩。殺奔鑄京而來。出其不意。將王城圍繞
三面。水息不通。幽王聞變。大驚曰。機不密。禍先發。我兵未起。戎兵先動。此事如何。虢石父奏曰。吾王連遣人於驪山舉
起烽煙。諸侯救兵必至。內外夾攻。可取必勝。幽王從其言。遣人舉烽。諸侯之兵。無片甲來者。天下太平何事徵兵蓋因
前被烽火所惑。是時又以為詐。所以皆不起兵也。幽王見救兵不至。犬戎日夜攻城。謂石父曰。賊勢未知強弱。卿可試
之。朕當簡閱壯勇。以繼其後。虢公本非能戰之將。只得勉強應命。兵山戰危國家存亡之所係一個說試之一個率

虢石父命只知兒戲一觀又可恨又可笑又可憐

領兵車二百乘開門殺出申侯在陣上望見石父出城指謂戎主曰此欺君誤國之賊不可走了戎主聞之曰誰為我

擒之字丁曰小將願往舞刀拍馬直取石父闕不上十合石父被字丁一刀斬於車下如此奸臣亡于陣反博得個

為城中大亂幽王未及開軍見勢頭不好以小車載褒姒和伯服開後宰門出走司徒鄭伯友自後趕上大叫吾王勿

驚臣當保駕出了北門迤邐望驪山而去途中又遇尹球來到言犬戎焚燒宮室搶掠庫藏祭公已死於亂軍之中矣

幽王心膽俱裂鄭伯友再令舉烽火煙透入九霄救兵依舊不到諸侯亦曰聊與犬戎兵追至驪山之下將驪宮圍圍

圍住口中只叫休走了昏君幽王與褒姒嚇做一堆相對而泣鄭伯友進曰事急矣臣拚微命保駕殺出重圍竟投臣

國以圖後舉幽王曰朕不聽叔父之言以至於此何不說是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俱付之叔父矣鄭伯友宣王之弟

當下鄭伯教人至驪官前放起一把火來以惑戎兵與卿無與自引幽王從宮後衝出鄭伯手持長矛當先開路尹球保着褒后

母子緊隨幽王之後行不多時早有犬戎兵攔住乃是小將古里赤鄭伯咬牙大怒便接住交戰戰不數合一矛刺古

里赤於馬下戎兵見鄭伯驍勇一時驚散約行半里背後喊聲又起先鋒字丁引大兵追來鄭伯叫尹球保駕先行親

自斷後且戰且走卻被犬戎鐵騎橫衝分為兩截鄭伯困在垓心全無懼怯這根牙神出鬼沒但當先者無不着手犬

戎主教四面放箭箭如雨點不分玉石可憐一國賢侯今日死於萬鏃之下如此賢侯為無道昏君而死已是可左先

鋒滿也速早把幽王車仗攔住犬戎主看見褒袍玉帶知是幽王就車中一刀砍死并殺伯服褒姒美貌饒死以輕車

載之帶歸氈帳取樂未如在氈帳中亦尹球躲在車箱之內亦被戎兵牽出斬之統計幽王在位共一十一年因賣桑

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邊妖女逃於褒國此女即褒姒也蠱惑君心欺凌嫡母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國破昔

童謠所云月將升日將沒靡孤翼服幾亡周國正應其兆天數已定於宣王之時矣東屏先生有詩曰

多方圖笑掖庭中烽火光搖粉黛紅自絕諸侯猶似可忍教國祚喪羌戎

又龍西居士詠史詩曰驪山一笑犬戎噴孤矢童謠已驗真十八年來猶報應挽回造化是何人

又有一絕單道尹球等無一善終。可為奸臣之戒。詩云。

巧語說言媚暗君。滿圖富貴百年身。一朝駢首同誅戮。落得千秋罵佞臣。

又有一絕詠鄭伯友之忠。詩曰。

石父犢軀尹氏亡。鄭桓今日死勤王。三人總為周家死。白骨風前那個香。

且說申侯在城內見宮中火起。忙引本國之兵入宮。一路撲滅。先將申后放出冷宮。巡到瓊臺。不見幽王。褒姒蹤跡有

人指說已出北門去矣。料走驪山。慌忙追趕。於路上正迎着戎王。車馬相湊。各問勞苦。說及昏君已殺申侯。大驚曰。孤

初心止欲糾正王惡。惡惡也。言止欲骨王。不意遂及於此。此是申侯師詞欲以自解其罪耳。不然請問借。後世不忠於

君者。必以孤為口實。亟亟令人收斂其屍。備禮葬之。戎主笑曰。國舅所謂婦人之仁也。卻說申侯回到京師。安排筵

席。款待戎主。庫中寶玉。搬取一空。又欲聚金。縉十車為贈。指望他滿欲而歸。誰想戎主把殺幽王一伴。自以為不世之

功。人馬盤踞京城。終日飲酒作樂。絕無還軍歸國之意。百姓皆歸怨申侯。申侯無可奈何。乃寫密書三封。發人往三路

諸侯處約會。勤王那三路諸侯。乃北路晉侯姬仇。東路衛侯姬和。西路秦君嬴開。又遣人到鄭國將鄭伯死難之事報

知。世子掘突。教他起兵復仇。不在話下。單說世子掘突。年方二十三歲。生得身長八尺。英毅非常。一聞父親戰死。不勝

哀憤。遠索福縞。帶帥車三百乘。星夜奔馳。而來早有探馬報知。犬戎主預作準備。掘突一到。便欲進兵。公子成諫曰。我

兵兼程而進。疲勞未息。宜深溝固壘。待諸侯兵集。然後合攻。此萬全之策也。掘突曰。君父之仇。禮不反兵。況犬戎志驕

意滿。我以銳擊惰。往無不克。世子亦說得有理。未可。全非如此。成賦論也。若待諸侯兵集。豈不慢了軍心。遂麾車直逼城下。城上偃息。旂鼓

全無動靜。掘突大罵曰。犬羊之賊。何不出城決一死戰。城上並不答應。掘突喝教左右打點攻城。忽聞叢林深處。巨羅

聲響。一枝軍從後殺來。乃犬戎主定計。預先埋伏在外者。掘突大驚。慌忙挺槍來戰。城上巨羅聲又起。城門大開。又有

一枝軍殺出。掘突前有字丁。後有滿也。連兩下夾攻。抵當不住。大敗而走。出兵追趕三十餘里。方回掘突收拾殘兵。謂

公子成曰。孤不聽卿言。以至失利。今計將安出。公子成曰。此去濮陽不遠。衛侯老成經事。老成要緊經事。更緊走。何

不投之。鄭衛合兵。可以得志。掘突依言。分付望濮陽一路而進。約行二日。塵頭起處。望見無數兵車如牆而至。中間坐

著一位諸侯。錦袍金帶，蒼頭白髮，飄飄然有神仙之態。那位諸侯正是衛武公姬和。年已八十餘歲矣。撫突停車高叫曰：我鄭世子掘突也。犬戎犯京師，吾父死於戰場，我兵又敗。特來求救。武公拱手答曰：世子放心，孤傾國勤王，聞秦晉之兵不久亦當至矣。何憂大羊哉。掘突讓衛侯先行，撥轉車轍，重回鎬京。離二十里分兩處下寨，教人打聽秦晉二國起兵消息。探子報道：西角上金鼓大鳴，車聲轟地，繡旗上大書秦字。武公曰：秦豈雖附庸，國小不得比於秦然習於戎俗，其兵勇悍善戰，犬戎之所畏也。便是老成言未畢，北路探子又報晉兵亦至，已於北門立寨。武公大喜曰：二國兵來，大事濟矣。即遣人與秦晉二君相聞，頃刻之間，二君皆到武公營中，互相勞苦。二君見掘突渾身素服，問此位何人。武

公曰：此鄭世子也。邊將鄭伯死難，與幽王被殺之事，述了一遍。二君歎息不已。武公曰：老夫年邁無識，止為臣子義不容辭，勉力來此。掃蕩腥羶，全仗上國。令計將安出。秦襄公曰：犬戎之志在於標掠女子金帛而已，彼謂我兵初至，必不設防。今夜三更，宜分兵東南北三路，攻打獨缺西門，放他一條走路。卻教鄭世子伏兵彼處，候其出奔，從後掩擊，必獲全勝。秦人不特勇悍善戰，亦頗善於謀謀。武公曰：此計甚善。話分兩頭，再說申侯在城中聞知四國兵到，心中大喜，遂與小周公周公之子、咺咺之子、密密之子、只等攻城。連裏開門接應，却勸戎主先將寶貨金繒差右先鋒，亭丁分兵押送回國，以削其勢。又教左先鋒滿

也，連盡數領兵出城迎敵。犬戎主認作好話，一聽從卻說滿也，連營於東門之外，正與衛兵對壘，約會明日交戰。不期三更之後，被衛兵劫入大寨，滿也連提刀上馬，急來迎敵。其奈戎兵四散亂竄，雙拳兩臂，撐持不住，只得一同奔走。三路諸侯吶喊攻城，忽然城門大開，三路車馬一擁而入，毫無撐禦。此乃申侯之計也。戎主在夢中驚覺，跨着刻馬，逕出西城，隨身不到百人。又遇鄭世子掘突，攔住廝殺，正在危急，卻得滿也連收拾敗兵來到，混戰一場，方得脫身。掘突不敢窮追入城，與諸侯相見，恰好天色大明，覆奴不及，隨行自繼而亡。雖然連死數日，却死得大不乾淨。吳曾先生有詩數云：

錦繡圖中稱國母，腥膻隊裏作番婆。到頭不免投繯苦，爭似為妃快樂多。

申侯大排筵席，款待四路諸侯，只見首席衛武公推著而起，謂諸侯曰：今日君亡國破，豈臣子飲酒之時耶。眾人齊聲拱立曰：某等願受教訓。武公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故太子在申，宜奉之以即王位。諸君以為何如。襄公曰：君侯此言文武成康之靈也。世子掘突曰：小子身無寸功，迎立一事，願效微勞，以成先司徒之志。謂事伯友武公大喜，舉爵為勞，遂於

席上草成表章。備下法駕。各國皆欲以兵相助。掘突曰。原非赴敵。安用多徒。只用本兵足矣。申侯曰。下國有事。三百乘願為引導。次日。掘突遂往中國。迎太子宜臼為王。郤詵宜臼在申。終日納闕。正不知國舅此去。凶吉如何。忽報鄭世子賁。着國舅申侯同諸侯。連名表章。奉迎還京。心下倒吃了一驚。展開看時。乃知幽王已被犬戎所殺。父子之情。不覺放聲大哭。掘突奏曰。太子當以社稷為重。望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宜臼曰。孤令負不孝之名於天下矣。事已如此。只索起程。不一日到了鎬京。周公先驅入城。掃除宮殿。國舅申侯引着衛魯秦三國諸侯。同鄭世子及一班在朝文武。出郭三十里迎接。卜定吉日進城。宜臼見王室殘毀。淒然淚下。故下通當當下先見了申侯。稟命過了。然後服裘冕。告廟即王位。是為平王。平王升殿。眾諸侯百官朝賀已畢。平王宣申伯上殿。謂曰。朕以廢棄之人。獲承宗祧。皆舅氏之力也。進爵為申公。申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復存。乃眾諸侯勤王之功。臣不能禁戢犬戎。獲罪先王。臣當萬死。敢領賞乎。聖辭三次。平王令復侯爵。衛武公又奏曰。褒姒母子恃寵亂倫。號石父尹球等。欺君誤國。雖則身死。均當追貶。平王一一准奏。衛侯和進爵為公。晉侯仇加封河內附庸之地。鄭伯友死於王事。賜諡為桓。世子掘突襲爵為伯。加封枋田。千頃。秦君原是附庸。加封秦伯。列於諸侯。小周公咺拜為太宰之職。申后號為太后。褒姒與伯服俱廢為庶人。號石父尹球祭公。姑念其先世有功。兼死於王事。止削本身爵號。仍許子孫襲位。又出安民榜。撫慰京師被害百姓。大宴羣臣。盡歡而散。有詩為證。

百官此日逢恩主。萬姓今朝喜太平。自是累朝功德厚。山河再整望中興。

次日諸侯謝恩。平王再封衛侯為司徒。鄭伯掘突為卿。士留朝與太宰咺一同輔政。惟申秦二君。以本國迫近戎狄。拜辭而歸。申侯見鄭世子掘突。英毅非常。以女妻之。是為武姜。此話攔過不題。卻說犬戎自到鎬京擾亂一番。識熟了中國的道路。雖則被諸侯驅逐出城。其鋒未曾挫折。又自謂勞而無功。心懷怨恨。遂大起戎兵。侵占周疆。岐豐之地。半為戎有。漸漸逼近鎬京。連月烽火不絕。又宮闈自焚燒之後。十不存五。頹牆敗棟。光景甚是淒涼。平王一來府庫空虛。無力建造宮室。二來怕犬戎早晚入寇。遂頭遷都洛邑之念。一日朝罷。謂羣臣曰。昔王祖成王。既定鎬京。又營洛邑。此何意也。羣臣齊聲奏曰。洛邑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適均。所以成王命召公相宅。周公與築號曰東都。宮室制度與

鎬京同。每朝會之年。天子行幸東都。接見諸侯。此乃便民之政也。平王曰。今犬戎逼近鎬京。禍且不測。朕欲遷都於洛。何如。太宰咺奏曰。令宮闕焚毀。營建不易。勞民傷財。百姓嗟怨。西戎乘釁而起。何以禦之。遷都於洛。實為至便。兩班文武。俱以犬戎為慮。齊聲曰。太宰之言是也。惟司徒衛武公低頭長歎。平王曰。老司徒何獨無言。武公乃奏曰。老臣年過九十。蒙君王不棄老耄。備位六卿。若知而不言。是不忠於君也。若遠舉而言。是不和於友也。然甯得罪於友。不敢得罪於君。夫鎬京左有轂函。右有瀧蜀。披山帶河。沃野千里。天下形勝。莫過於此。洛邑雖天下之中。其勢平衍。四面受敵之地。所以先王雖並建兩都。然宅西京以振天下之要。留東都以備一時之巡。二語指陳並建兩都之故。明白確切。吾王若棄鎬京而遷洛。恐王室自是衰弱矣。平王曰。犬戎侵奪岐豐。勢甚猖獗。且宮闕殘毀。無以壯觀。朕之東遷。實非得已。武公奏曰。犬戎豺狼之性。不當引入臥闥。申公借兵失策。開門揖盜。使其焚燒宮闕。戮及先王。此不共之仇也。王今勵志自強。節用愛民。練兵訓武。數語自是為國要圖。效先王之北伐南征。俘彼戎王。以獻七廟。尚可消雪前恥。若隱忍避仇。棄此道。彼我退一尺。敵進一尺。恐蠶食之憂不止於岐豐而已。說利害處。亦透淋。昔堯舜在位。茅茨土階。禹居卑宮。不以為陋。京師壯觀。豈在宮室。惟吾王熟思之。太宰咺又奏曰。老司徒乃安常之論。非通變之言也。先王怠政滅倫。自招寇賊。其事已不足深咎。此是破去。即練兵之說。一旦戎騎長驅。民復擊之。說今王掃除煨燼。僅正名號。而府庫空虛。兵力單弱。百姓畏懼。犬戎如畏豺虎。此是破去。即練兵之說。一旦戎騎長驅。民心瓦解。誤國之罪。誰能任之。武公又奏曰。申公既能召戎。定能退戎。王遣人問之。必有良策。此將壞了申公何人。而有已。正商議間。國舅申公遣人齎告急表。來到。平王展開看之。大意謂犬戎侵擾不已。將有亡國之禍。伏乞我王憐念。瓜葛發兵救援。平王曰。舅氏自顧不暇。安能顧朕。東遷之事。朕令決矣。乃命太史擇日。東行。衛武公曰。臣職在司徒。若主上一行。民人離散。臣之咎難辭矣。遂先期出榜示諭百姓。如願隨駕東遷者。作連準備。一齊起程。祝史作文。先將連都緣繇。祭告宗廟。至期。大宗伯抱着七廟神王。登車先導。秦伯嬴開。平王東遷。親自領兵護駕。百姓攜老扶幼。相從者。不計其數。當時宣王大祭之夜。夢見美貌女子。大笑三聲。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王。捆束往東。正應今日東遷。此夢去。大笑三聲。應褒姒驪山烽火戲諸侯事。大哭三聲者。幽王褒姒伯服三命俱絕。神主捆束往東。正應今日東遷。此夢無一不驗。又太史伯陽父辭云。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馬逢犬逐。慎之慎之。靡弧箕箒。羊被鬼吞者。宣王四十六年。

遇鬼而亡。乃已末年。馬逢天逐犬戎入寇。幽王十一年庚午也。自此西周遂亡。天數有定如此。亦見伯陽父之神占矣。
東遷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申侯做事。孟浪糊塗。毫無智術。自始至終。無一可取處。種穀之地。作逆耳之言。已是不智。及聞天子與師來討。或再上一表。索性明辯一番。或約同鄰國諸侯。公同陳諍。如米王師不罷。然後兵陳諸主。亦是一策。當日逢君之惡。獨有在朝之說。石父答公易尹球。數人耳。王后太子。無罪被廢。奸臣盡受股球網。網公道自在人心。列國之中。豈無同德。倡義傳詞。共糾君惡。復備返后事。亦可為奈何。借兵戎。仗自先紀綱。即或事有不幸。至于無可奈何。出子萬不得已。竟借兵力于戎。亦須先定約。約束母許。擄掠糧軍。酬勞之物。數亦須先有成。自宜有畿甸之區。任其肆行。無忌之理。啓戎心而召慘禍。申侯不得解其責也。

岐豐王業所基。形勝之地。當之以與戎狄。固不可棄之。以與諸國。亦不可也。觀後秦兵應敗犬戎。盡奪岐豐之地。則戎兵亦非全然無敵者也。使平王當日聽衛武之言。守定鎬京。激勸西北。各國諸侯。許以重賞。令其驅逐戎兵。然後徐圖營建宮室。復還舊觀。則未必不可復成。中興之業。計不出此。而惟連都是。誠志在苟安。遂使國家之勢。日就衰弱。而不復振。卒以亡滅。哀哉。

衛武公兩番議論。有頭有尾。衡量輕重。審度事機。有作為有計。算如立千仞之岡。指陳形勢。無不井井有條。真老成謀國之深心也。平王與一班臣宰。漢是庸夫淺見。只圖目前之安。不顧長久之計。所以其言不入。而周室遂東。可惜忠言逆耳。不能入于無事之日。及至弄出事來。費盡心力。不特無濟于事。乃至玉石俱焚。如幽王不聽鄭伯之諫。遭亂保駕。死於戎兵。是也不好人帶累好人。真是千古恨事。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話說平王東遷。車駕至於洛陽。卻見市井稠密。宮闈壯麗。與鎬京無異。心中大喜。平王連都只不聞平京都既定。四方諸侯。莫不道表稱賀。貢獻方物。惟有荆國即楚國不到。平王議欲征之。羣臣諫曰。蠻荆久在化外。宣王始討而服之。每年止貢菁茅一車。以供祭祀。縮酒之用。菁茅不責他物。所以示羈縻之意。今遷都方始。人心未定。倘王師遠討。未卜順逆。且宜包容。使彼懷德而來。如或怙終不悛。俟兵力既足。討之未晚。自此南征之議。遂息。想有此諫。不無又秦襄公告辭回國。平王曰。令岐豐之地。半被犬戎侵據。卿若能驅逐犬戎。此地盡以賜卿。少酬扈從之勞。永作西藩。豈不美哉。聖近犬

加爵可也。此地盡以賜卿。使百二之秦。襄公稽首受命。而歸。即整頓戎馬。為滅戎之計。不及三年。殺得犬戎七零八落。險獨歸秦。國祚代周之福。豈不深哉。秦襄公稽首受命。而歸。即整頓戎馬。為滅戎之計。不及三年。殺得犬戎七零八落。其大將字丁滿也。連等俱死於戰陣。殺得快活。誰敢地主遠遁西荒。西方荒岐豐一片。盡為秦有關地。千里遂成大國。冀翁有詩云。

文武當年發跡鄉。如何輕棄再秦邦。岐豐形勝如依舊。安得秦強號始皇。

文武當年發跡鄉。如何輕棄再秦邦。岐豐形勝如依舊。安得秦強號始皇。

卻說秦乃帝顛頊之裔其後人名皋陶自唐堯時為士師官皋陶子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澤驅逐猛獸以功賜姓曰嬴為舜主畜牧之事伯翳生二子若木大廉若木封國於徐夏商以來世為諸侯至紂王時大廉之後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惡來有絕力能手製虎豹之皮父子俱以材勇為紂幸臣相助為虐秦人祖宗武王克商誅蜚廉

並及惡來蜚廉少子曰季勝其曾孫名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穆王封於趙今水為晉趙氏之祖其後有非子者居夫邱今興平善於養馬周孝王用之命畜馬於汧渭二水之間馬大蕃息即後詳與國孝王大喜以秦地封非子為附庸

之君使續嬴祀號為嬴秦傳六世至襄公以勤王功封秦伯又得岐豐之地勢益强大定都於雍今鳳翔始與諸侯通聘襄公亮時侯元子文公立時平王十五年也一日文公夢鄰音邑之野今西安有黃蛇自天而降止於山坡頭如車輪下屬於地其尾連天俄頃化為小兒謂文公曰我上帝之子也帝命汝為白帝以主西方之祀言訖不見明日召太史敦占之敦奏曰白者西方之色君奄有西方上帝所命祠之必當獲福乃於郿邑築高臺立白帝廟號曰郿時時者

用白牛祭之又陳倉今寶縣獵得一獸似猪而多刺擊之不死不知其名欲牽以獻文公路間遇二童子指曰此獸名曰狨音常伏地中咬死人腦若捶其首即死狨亦作人言曰二童乃雉精名曰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二童子被說破即化為野雞飛去其雌者止於陳倉山之北阪化為石雞視狨亦失去矣獵人驚異奔告文公文公復立陳寶祠於陳倉山又終南山山即峻有大杓樹文公欲伐為殿材鋸之不斷砍之不入忽大風雨乃止有一人夜宿山下聞眾鬼向樹賀喜樹神亦應之一鬼曰秦若使人披其髮以朱絲繞樹將奈之何樹神默然明日此人以鬼語告於文公文公依其說復使人伐之樹隨鋸而斷有青牛從樹中走出還投雍水其後近水居民時時見青牛出水中文公聞之使騎士

候而擊之牛力大觸騎士倒地騎士髮散被面牛懼更不敢出文公乃制髮頭於軍中令軍器有復立怒特祠以祭大稗之神應叙許多祥瑞都在時魯惠公聞秦國僧祀上帝亦遣太宰讓到周請用郊禘之禮平王不許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禮樂吾祖之所制作子孫用之何傷自作即可自用玉人可以執珪羅夫可以玉食乎推天子不能禁秦安能禁魯遂僭用郊禘比於王室平王知之不敢問也自此王室日益卑弱諸侯各自擅權互相侵伐天下

紛紛多事矣史官有詩數曰

紛紛多事矣史官有詩數曰

紛紛多事矣史官有詩數曰

紛紛多事矣史官有詩數曰

紛紛多事矣史官有詩數曰

自古王侯禮數懸未開侯國可郊天一從秦魯開端僭列國紛紛竊大權

再說鄭世子掘突嗣位是為武公武公乘周亂并有東虢即今榮陽縣及鄆音榆國名地兼并之福始自鄭人後日子遷都

於鄆謂之新鄭以榮陽為京城設闕於制邑東魏邑即虎牢關也今汜水縣鄭自是亦逞強大與衛武公同為周朝卿士平王十三年

衛武公薨鄭武公獨秉周政只為鄭都榮陽與洛邑鄰近或在朝或在國往來不一這也不在話下卻說鄭武公夫人

是申侯之女姜氏所生二子長曰寤生次日曰段為何喚做寤生原來姜氏夫人分娩之時不曾坐蓐在睡夢中產下醒

覺方知姜氏吃了一驚寤生令人謂之積產乃難為產母之事故莊姜惡之若說莊姜睡中產下不特斷無此理如果

也舊解不明字義前人已曾說過故附記之以此取名寤生心中便有不快之意及生次日段長成得一表人才面如傅粉脣若塗朱又且

多力善射武藝高強姜氏心中偏愛此子若襲位為君豈不勝寤生十倍屢次向其夫武公稱其次子之賢宜立為嗣

武公曰長幼有序不可紊亂況寤生無過豈可廢長而立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武公夫有主故不枉王朝卿士只以小小共城為段

之食邑號曰共叔姜氏心中愈加不悅及武公薨寤生即位是為鄭莊公仍代父為周卿士姜氏夫人見共叔無權心

中怏怏乃謂莊公曰汝承父位享地數百里使同胞之弟容身叢滿於心何忍莊公曰惟母所欲姜氏曰何以制邑

封之莊公曰制邑巖險著名先王遺命不許分封除此之外無不奉命姜氏曰其次則京城亦可莊公默然不語姜氏

作色曰再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國使其別圖任進以餬口耳莊公連聲曰不敢不敢遂唯唯而退次日升殿即宣共叔

段欲封之大夫祭足名報足諫曰不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京城有百雉之雄地廣民眾與榮陽相等況共叔乃夫人之

愛子若封之大邑是二君也恃其內寵恐有後患莊公曰我母之命何敢拒之遂封共叔於京城共叔謝恩已畢入室

來辭姜氏姜氏屏去左右私謂段曰汝兄不念同胞之情待汝甚薄今日之封我再三懇求雖則勉從中心未必和順

汝到京城宜聚兵蒐乘陰為準備倘有機會可乘我當相約汝與襲鄭之師我為內應國可得也汝若代了寤生之位

我死無憾矣共叔領命遂往京城居住自此國人改口俱稱為京城太叔開府之日西鄙北鄙之軍俱來稱賀太叔段

謂二宰曰汝二人所掌之地如今屬我封土自今貢稅俱要到我處交納兵車俱要聽我徵調不可違誤二宰久知太叔為國母愛子有嗣位之望今日見他丰采昂昂人才出眾不敢違抗且自應承太叔託名射獵日逐出城訓練士卒

并收二鄙之衆一齊造入軍冊。又假出獵為由襲取鄆及廩延。俱邑名兩處邑室逃入鄆國。遂將太叔引兵取邑之事備

細奏聞莊公。莊公微笑不言。中有所主自班中有一位官員高聲叫曰：「段可誅也。」莊公極頭觀看。見乃是上卿公子呂。

莊公曰：「子封公子有何高論？」公子呂奏曰：「臣聞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將者未形今太叔內挾母后之寵。外恃京城之固。

日夜訓兵講武。其志不篡奪不已。主公假臣偏師直造京城。縛段而歸。方絕後患。說得雖是但不莊公曰：「段惡未著。安

可加誅？」老者臉子封曰：「令兩鄙被收。直至廩延先君土地。豈容日割？」莊公笑曰：「段乃姜氏之愛子。寡人之愛弟。寡人豈

可失地？」說說豈可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意乎？」病他老臉公子呂又奏曰：「臣非慮失地。實慮失國也。令人心皇皇見太叔勢

大力強。盡懷觀望。不久都城之民亦將二心。主公今日能容太叔。恐異日太叔不能容主公。悔之何及？」莊公曰：「卿勿妄

言。寡人當思之。」公子呂出外謂正卿祭足曰：「主公以宮闈之私情。而忽社稷之大計。吾甚憂之。」首飾之言祭足曰：「主公

才智兼人。此事必非坐視。只因大庭耳目之地。不便洩露。」祭足好惡子貴戚之卿也。若私叩之。必有定見。公子呂依言

直叩宮門。再請莊公。求見莊公曰：「卿此來何意？」公子呂曰：「主公嗣位非國母之意也。萬一中外合謀。變生肘腋。鄆國非

主公之有矣。臣寢食不甯。是以再請。」莊公曰：「此事干礙國母。公子呂曰：「主公豈不聞周公誅管蔡之事乎？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望早定決計。」莊公曰：「寡人篤之熟矣。段雖不道。尚未顯然叛逆。我若加誅。姜氏必從中阻撓。徒惹外人議論。不

惟說我不友。又說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為。彼恃寵得志。肆無忌憚。待其造逆。那時明正其罪。則國人必不敢

助。而姜氏亦無辭矣。」連此亦是老臉說說卿以解說于眾。臣耳其實只。公子呂曰：「主公遠見。非臣所及。但恐日復一日

養成勢大。如蔓草不可芟除。可奈何？」主公若必欲俟其先發。宜挑之速來。莊公曰：「計將安出？」公子呂曰：「主公久不入朝。

朝朝無非為太叔故也。今聲言如周。太叔必謂國內空虛。興兵爭鄭。臣預先引兵仗於京城近處。乘其出城入而據之。

主公從廩延一路殺來。腹背受敵。太叔雖有沖天之翼。能飛去乎？」莊公曰：「卿計甚善。慎毋洩之。他人公子呂辭出宮門。

歎曰：「祭足料事可謂如神矣。」次日早朝。莊公假傳一令。使大夫祭足監國。自己要朝周。面君輔政。姜氏聞知。此信心中

大喜曰：「段有禍為君矣。」我則曰段無遂寫密信一通。道心腹送到京城。約太叔於五月初旬興兵襲鄭。時四月下旬事

也。公子呂預先差人伏于要路。獲住齋書之人。登時殺了。將書密送莊公。莊公啟緘看畢。更加封固。別遣人假作姜氏

所差。遂遣太叔索有回書。以五月初五日為期。要立白旗一面於城樓。便知接應之處。莊公得書喜曰。段之供招在此。姜氏尚能庇護耶。遂入宮辭別姜氏。只說往周卻望廩延一路徐徐而進。公子呂率車二百乘於京城鄰近埋伏。自不必說。卻說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與其子公孫滑商議。使滑往衛國借兵。許以重賂。自家盡率二城二鄙之眾。託言奉鄭伯之命。使段監國。祭轟犒軍。揚揚出城。公子呂預遣兵車十乘。扮作商賈模樣。潛入京城。只等太叔兵動。便於城樓放火。公子呂望見火光。即便殺來。城中之人。開門納之。不勞餘力。得了京城。即時出榜安民。榜中備說莊公孝友。太叔背義忘恩之事。滿城人都說太叔不是。再說太叔出兵。不上二日。就聞了京城失事之信心。下慌忙星夜回轅屯。紮城外打點攻城。只見手下士卒紛紛耳語。原來軍伍中有人接了城中家信。說莊公如此厚德。太叔不仁不義。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道我等背正從逆。天理難容。哄然而散。太叔點兵去其大半。知人心已變。急望鄆邑奔走。再欲聚眾。不道莊公兵已在鄆。乃曰。共吾故封也。於是走入共城。閉門自守。莊公引兵攻之。那共城區區小邑。怎當得兩路大軍。如太山壓卵。一般。須臾攻破。太叔聞莊公將至。歎曰。姜氏誤我矣。何面目見吾兄乎。可見太叔不是。在廢真正。遂自刎而亡。豈曾先生有詩曰。

寵弟多才占大封。况兼內應在宮中。誰知公論難容逆。生在京城死在共。

又有詩說莊公養成段惡。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詩曰。

子弟全憑教育功。養成稔惡陷災凶。一從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

莊公撫段之屍大哭一場。曰。癡兒何至此。遂簡其行裝。姜氏所寄之書尚在。將太叔回書總作一封。使人馳至鄭國。教祭足呈與姜氏觀看。即命將姜氏送去。頹地安置。遺以誓言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姜氏見了二書。羞惡無措。自家亦無顏與莊公相見。婦人家橫心偏愛不通道理。任意。即時離了宮門。出居頹地。莊公回至國都。目中不見姜氏。不覺良心頓萌。歎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又離其母。誠天倫之罪人矣。卻說頹谷封人。掌封。名曰頹考。叔為人正直無私。素有孝友之譽。見莊公安置姜氏於頹。謂人曰。母雖不母。子不可以不予。主公此舉。傷化極矣。乃覓鴉鳥數頭。假以獻野味為名。來見莊公。莊公問曰。此何鳥也。頹考叔對曰。此鳥名鴉。晝不見泰山。夜能察秋毫。明於細而暗於大。

也小時其母哺之既長乃啄食其母此乃不孝之鳥故捕而獻之莊公默然適宰夫進羹羊莊公命割一肩賜考叔食之考叔只簡好肉用紙包裹藏之袖內莊公怪而問之考叔對曰小臣家有老母小臣家貧每日取野味以悅其口未嘗享此厚味今君賜及小臣而老母不沾一膾之惠小臣念及老母何能下咽故此攜歸欲作羹以進母耳莊公曰卿可謂孝子矣言罷不覺凄然長歎考叔問曰主公何為而歎莊公曰你有母奉養得盡人子之心寡人貴為諸侯反不如你考叔佯為不知又問曰姜夫人在堂無恙何為無母莊公將姜氏與太叔共謀襲鄭及安置潁邑之事細述一遍已設下黃泉之誓悔之無及考叔對曰太叔已亡姜夫人止存主公一子又不奉養與鴟鳥何異倘以黃泉相見為歎臣有一計可以解之莊公問何計可解考叔對曰掘地見泉建一地室先迎姜夫人在內居住告以主公想念之情料夫人念子不減主公之念母主公在地室中相見於及泉之誓未嘗違也莊公大喜遂命考叔發壯士五百人於曲洧川今滑州牛脾山下掘地深十餘丈泉水湧出因於泉側架木為室室成設下長梯一座考叔往見武姜曲道莊公悔恨之意如今欲迎歸孝養武姜且悲且喜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莊公乘輿亦至從梯而下拜倒在地口稱寤生不孝多缺定省求國母恕罪武姜曰此乃老身之罪與汝無與用手扶起母子抱頭大哭遂升梯出穴莊公親扶武姜登輦自己執轡隨侍國人見莊公母子同歸無不以手加額稱莊公之孝此皆考叔調停之力也吳曾先生有詩云

黃泉誓母絕彝倫 大惡猶疑隔世人 考叔不行懷肉計 莊公安肯認天親

莊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愛賜爵大夫與公孫闕同掌兵權不在話下再說共叔之子公孫洧請得衛師行至半途聞共叔見殺遂逃奔衛訴說伯父殺弟因母之事衛桓公武公曰鄭伯無道當為公孫討之遂興師伐鄭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編京被犬戎一番擾亂平土親見府庫空虛人民離散兵力單弱不能整頓宮室殘毀不能修建所以運都令魏到魏京國難未舒大仇未報因貢不入便思伐楚庸人一挫便怕魏威便隨千古一轍岐豐要地斷不可棄前回論之詳矣但秦之代周已是前定之數故平王之賜秦人之得都有莫之為而為者非盡人事之咎也戎狄豺狼成性若果安分守己儘可自奉自大即編京一番擾亂禍首自是申侯既已僥倖滿載而歸就該罷手誰人又去尋他他卻恃其兵力侵擾不休逼得天子遷都惹出秦人用敵兵將既傷殘于行陣國主安身不牢遷去西荒反把自己的地方都帶掉了可為貪得無厭之戒

禮樂者治世之大本。征伐者取世之大權。其任之所不。尚賴禮樂以維持之。秦伯復周郊祀。越禮僭分。天子方不能討。或違一介之使。以正詞責之。秦人未必即敢肆其抗命也。試觀請僇周鼎。已在衰弱至極之時。而兩晉正論尚能復晉楚。僇首帽耳。況此時周室大勢。猶未甚壞乎。魏之平王。質本昏庸。不識大體。苟安姑息。以致釀成禍亂。使秦遂以代周。豈非天意。秦人敢祀上帝。得不必言。然猶名之曰白帝。號之曰郵祀。多方掩飾。蓋猶畏其名也。魯竟請周郊祀。則更甚矣。請而不許。抗命自尊。罪又甚焉。乃至引秦自比。夫魯為宗國。王室至親。周公之邦。禮義所出。何以疏遠。秦之秦。為倒手。諸侯僭命。被奪相。仍凌蔑王。朝。雖魯。惡典。實魯人為之。信也。

偏愛少子。固是婦人之常態。亦何至如姜氏之甚。况爭位奪國。非比士庶人家。其勢必致稱兵對敵。非兄殺弟。即弟殺兄。愛一子殺一子。為之母者。果何心乎。其初不過一念貪權之思。不知後來謀禍之慘。遂至於此。惡婦人惡得又可恨又可憐。莊公不特高似叔段。即比公子呂等。亦高數籌。諸人屢次請討。乃是高視叔段。除之惟恐不速。在莊公視之。只知無物。蓋已明知其材力不足以有為也。故任他橫行。只是不理。譬如弄繩。繩者隨他跳上跳下。左跑右跑。只作不曾看見一般。直等他認真要走之時。方纔把索子一提。不怕他跑到那裏去。其於叔段。無禮并不發作者。乃是會家不忙耳。他在眾人面前。却不肯將此意明白說出。故只含糊答應。眾人皆他十分者。他自肚裏暗笑。說他以私情而忽大計。固在夢中。即說他養成其惡。而後圖之。亦是隔靴搔癢。莊公管母一事。自是滅理敗倫。不須多費詞說。亦幸而姜氏能忍。莊公旋亦悔悟。考叔乘機進言。設策遂為母子如初。耳使其不幸。姜氏以羞憤交迫之。故竟有不虞。吾不知莊公何以自解於其心也。怒發于中。不加謹慎。一語之誤。遂為千古罪人。可不戒哉。

第五回

寵號周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却說鄭莊公聞公孫滑起兵前來。侵伐閭計於羣臣。公子呂曰。斬草留根。道春再發。公孫滑逃死為幸。反與衛師。此衛侯不知其叔襲鄭之罪。故起兵助滑。以救祖母為辭也。依臣愚見。莫如修尺一之書。致於衛侯。說明其故。衛侯必抽兵回國。滑勢既孤。可不戰而擒矣。公曰。然。遂遣使致書於衛。衛桓公得書。讀曰。

寤生再拜奉書。衛侯候殿下。家門不幸。骨肉相殘。誠有愧於鄰國。然封京賜土。非寡人之不友。恃寵作亂。實叔段之不共。寡人念先人世守為重。不得不除。毋姜氏以溺愛叔段之故。內懷不安。避居賴城。寡人已自迎歸奉養。令逆滑昧父之非。奔投大國。賢侯不知其非義。師徒下臨敝邑。自反並無得罪。惟賢侯同聲亂賊之誅。勿傷唇齒之誼。敝邑幸甚。

衛桓公覽罷大驚曰。叔段不義。自取滅亡。寡人為滑興師。實為助逆。遂遣使收回本國之兵。使者未到。滑兵乘廩延。無備。已攻下了。鄭莊公大怒。命大夫高渠彌出車二百乘。來爭廩延。時衛兵已撤回。公孫滑勢孤不敵。棄了廩延。仍奔衛。

國公子呂乘勝追逐直抵衛郊衛桓公大集羣臣問戰守之計公子州吁進曰水來土掩兵至將迎又何疑焉州吁開

勞師徒可卻鄭兵石碯與公子呂二人計大夫石碯奏曰不可不可鄭兵之來絲我助滑為逆所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引咎謝罪不

完再拜上王卿士鄭賢侯殿下寡人謨聽公孫滑之言謂上國殺弟因母使孫姪無窺身之地是以與師令讀來書

備知京城太叔之逆悔不可言即日收回廩延之兵倘蒙鑒察當縛滑以獻復修舊好惟賢侯圖之

鄭莊公覽書曰衛既服罪寡人又何求焉卻說國母姜氏聞莊公與師伐衛恐公孫滑被殺絕了太叔之後遂向莊公

哀求乞念先君武公遺體存其一命莊公既礙姜氏之面又度公孫滑孤立無援不能為為礙姜氏之面是說只乃回

書衛侯書中但言奉教撤兵言歸於好滑雖有罪但逆弟止此一子乞留上國以延段祀一面取回高渠彌之兵公孫

滑老死於衛此是後話卻說周平王因鄭莊公久不在位偶因號公忌父石父之子來朝言語相投遂謂號公曰鄭侯

父子秉政有年今又不供職朕欲卿權理政務卿不可辭號公叩首曰鄭伯不來必國中有事故也臣若代之鄭伯不

惟恐臣且將怨及王矣臣不敢奉命再三辭謝退歸本國原來鄭莊公身雖在國留人於王都打聽朝中之事動息傳

報留心國政自是執政之職但若為公便是忠臣為私便是奸臣留心國政自是執政之職但若為公便是忠臣為私便是奸今日平王欲分政於號公如何不知即日駕車如周朝

見已畢奏曰臣荷聖恩父子相繼秉政臣實不才有忝職位願拜還卿士之爵退就藩封以守臣節平王曰卿久不蒞

任朕心懸懸令見卿來如魚得水卿何故出此言耶莊公又奏曰臣國中有逆弟之變曠職日久今國事粗完星夜趨

朝聞道路相傳謂吾王有委政號公之意臣才萬分不及號公安敢尸位以獲罪於王乎平王見莊公說及號公之事

心慙面赤勉強言曰朕別卿許久亦知卿國中有事欲使號公權管數日以候卿來號公再三辭讓朕已聽其還國矣

卿又何疑焉莊公又奏曰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人之柄王自操之號公才堪佐理臣理當避位不然

羣臣必以臣為貪於權勢昧於遠退口中說的俱是正理心下却殊不一惟王察之平王曰卿父子有大功於國故相

繼付以大政四十餘年君臣相得令卿有疑朕之心朕何以自明卿如不見信朕當命太子孤孤太子為質於鄭何如

奇想莊公再拜辭曰從政罷政乃臣下之職焉有天子委質於臣之禮恐天下以臣為要君只怕有臣當萬死平王曰

不然。卿治國有方。朕欲使太子觀風於鄭。因以釋目下之疑。卿若固辭。是罪朕也。莊公再三不敢受。旨羣臣奏曰。依臣等公議。王不委質。無以釋伯之疑。若獨委質。又使鄭伯乖臣子之義。莫若君臣交質。兩釋猜忌。方可全上下之恩。平王曰。如此甚善。莊公使人先取世子。忽忽世待質於周。然後謝恩。周太子狐亦如鄭為質。是時奇事。只不知王若史。變心鄭將也。孫處太子。官評論周鄭交質之事。以為君臣之分。至此盡廢矣。詩曰。

腹心手足本無私。一體相猜事可嗤。交質分明如市賈。王綱從此遂陵夷。

自交質以後。鄭伯留周輔政。一向無事。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崩。天子崩。鄭伯與周公黑肩同攝朝政。使世子忽歸鄭。迎回太子狐來周嗣位。太子狐痛父之死。未得侍疾。含飯哀痛。過甚到周而薨。其子林嗣立。是為桓王。眾諸侯俱來奔喪。并謁新天子。魏公忌父先到。舉動皆合禮數。人人愛之。桓王傷其父以質鄭身死。且見鄭伯久專朝政。心中疑懼。私與周公黑肩商議曰。鄭伯曾質先太子於國。意必輕朕。君臣之間。恐不相安。魏公執事甚恭。朕欲畀之以政。卿意以為何如。周公黑肩奏曰。鄭伯為人慘刻少恩。非忠順之臣也。但我周東遷。洛邑。晉鄭功勞甚大。今既元之日。遽奪鄭政。付於他手。鄭伯憤怒。必有跋扈之舉。不可不慮。黑肩聰明。大是可愛。桓王曰。朕不能坐而受制。朕意決矣。次日桓王早朝。謂鄭伯曰。卿乃先王之臣。朕不敢屈在班僚。卿其自安。莊公奏曰。臣久當謝政。今即拜辭。遂急急出朝。謂人曰。孺子負心不足。輔也。即日駕車回國。世子忽率領眾官出郭迎接。問其歸國之故。莊公將桓王不用之語述了一遍。人人俱有不平之意。政一

奸雄自來。便要平大夫。高渠彌進曰。吾主兩世輔周。功勞甚大。況前太子質於吾國。未嘗缺禮。今舍吾主而用魏公。大不義也。何不興師打破周城。不知其政。伐廢了令王。而別立賢胤。天下諸侯誰不畏鄭方伯之業。可成矣。賴考叔曰。不可。君臣之倫。比於母子。主公不忍仇其母。何忍仇其君。但隱忍歲餘。入周朝覲。周王必有悔心。主公勿以一朝之忿而傷先公死節之義。大夫祭足曰。以臣愚見。二臣之言當兼用之。臣願帥兵直抵周疆。託言歲凶。就食溫洛之間。若周王遣使責讓。吾有辭矣。如其無言。主公入朝。未晚。莊公准奏。命祭足領了一枝軍馬。聽其便宜行事。祭足巡到溫邑界首。說本國歲凶。乏食。向溫大夫求粟。千鍾。溫大夫以未奉王命。不許。祭足曰。方今二麥正熟。儘可資食。我自能取。何必求之。遂遣士平各備鏞刀。分頭將田中之麥。盡行割取。滿載而回。祭足自領精兵。往來接應。溫大夫知鄭兵強盛。不敢相爭。祭足

於界上休兵三月有餘再巡至成周水之中地方時秋七月中旬見田中早稻已熟分付軍士假扮作商人模樣將軍

埋伏各村里三更時分一齊用刀將禾頭割下足助或真是可憐五鼓取齊成周郊外稻禾一空比及守將知覺點

兵出城鄭兵已去之遠矣兩處俱有文書到於洛京奏聞桓王說鄭兵盜割麥禾之事桓王大怒便欲興兵問罪周公

黑肩奏曰鄭祭足雖然盜取禾麥乃邊庭小事鄭伯未必得知以小忿而棄懿親鄭同姓故甚不可也若鄭伯心中不

安必然親來謝罪修好調停雖好亦桓王准奏但命沿邊所在加意提防勿容客兵入境其楚麥刈禾一事並不計

較鄭伯見周王全無責備之意是無可奈何果然心懷不安可見良遂定入朝之議正欲起行忽報齊國齊姜氏太公之後國有使

臣到來莊公接見之間使臣致其君僖公之命約鄭伯至石門齊地在相會莊公正欲與齊相結遂赴石門之約二君

相見歃血訂盟約為兄弟有事相偕齊侯因問世子忽曾婚娶否鄭伯對以未曾僖公曰吾有愛女年雖未笄頗有才

慧倘不棄嫌願為待年之婦以年幼故鄭莊公唯唯稱謝及返國之日向世子忽言之忽對曰妻者齊也故曰配偶今

鄭小齊大大小不倫孩兒不敢仰扳莊公曰請婚出於彼意若與齊為甥舅每事可以仰仗婚姻反高自是入情之常

此吾兒何以辭之忽又對曰丈夫志在自立豈可仰仗於婚姻耶莊公喜其有志遂不强之後來齊使至鄭開鄭世子

不願就婚歸國奏知僖公僖公歎曰鄭世子可謂謙讓之至矣吾女年幼且俟異日再議可也後人有詩嘲富室板高

不如鄭忽辭婚之善詩曰

婚姻門戶要相當大小須當自酌量卻笑板高庸俗子拚財但買一巾方

忽一日鄭莊公正與羣臣商議朝周之事適有衛桓公計音到來莊公詰問來使備知公子州吁弑君之事莊公頻足

數曰吾國行且被兵矣羣臣問曰主公何以料之莊公曰州吁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必以兵威逞志鄭衛素有嫌隙

其弑兵必先及鄭彼其奸雄也宜預備之且說衛州吁如何弑君原來衛莊公武公之夫人乃齊東宮得臣之妹名

曰莊姜貌美而無子次妃乃陳國之女王名曰厲嬀亦不生有厲嬀之妹名曰戴嬀隨姊嫁衛生子曰完曰晉莊姜性不

嫉妒育完為己子及進宮女於莊公莊公嬖幸之生子州吁州吁性暴戾好武喜於談兵性既暴戾又喜談莊公嬖愛

州吁任其所為大夫石碯嘗諫莊公曰臣聞愛子者教以義方弗納于邪夫寵過必驕驕必生亂主公若欲傳位於吁

便當立為世子。如其不然，當稍裁抑之。庶無驕奢淫佚之禍。莊公不聽。石碯之子石厚與州吁交好。時嘗並車出獵。驗擾民居。石碯將厚鞭責五十。鎖禁空房。不許出入。厚踰牆而出。遂往州吁府中。每飯必同。竟不回家。石碯無可奈何。後莊公薨。公子完嗣位。是為桓公。桓公生性懦弱。石碯知其不能為。害老在家。不與朝政。州吁益無忌憚。日夜與石厚商量篡奪之計。其時平王崩。訃適至。桓王林新立。衛桓公欲如周弔賀。石厚謂州吁曰：「大事可成矣。明日主公往周。子可設餞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刺之。手下有不從者。即時斬首。諸侯之位唾手可得。」州吁大悅。預命石厚領壯士五百。埋伏西門之外。州吁自駕車迎桓公。至於行館。早已排下筵席。州吁躬身進酒曰：「兄侯遠行。薄酒奉饌。」桓公曰：「又教賢弟費心。我此行不過月餘便回。煩賢弟暫攝朝政。小心在意。」州吁曰：「兄侯放心。酒至數巡。州吁起身滿斟金盞。進於桓公。桓公一飲而盡。亦斟滿盃。回敬州吁。州吁雙手去接。詐為失手。盃盞於地。慌忙拾取。親自洗滌。桓公不知其詐。命取盃更換。欲再送州吁。州吁乘此機會。急騰步閃至桓公背後。抽出短劍。從後刺之。刃透於胸。即時重傷而薨。時周桓王元年春三月。戊申也。從駕諸臣素知州吁武力勝眾。石厚又引五百名甲士圍住公館。眾人自度氣力不如。只得降順。以空車載屍殞斂。託言暴疾。州吁遂代立為君。拜石厚為上大夫。桓公之弟晉逃奔邢國。今邢縣去了。史臣有詩歎衛莊公寵吁致亂。詩云：

教子須知有義方。養成驕佚必生殃。鄭莊克段天倫薄。猶勝桓侯束手亡。

州吁即位三日。聞外邊沸沸揚揚。盡傳說殺兄之事。乃召上大夫石厚商議曰：「欲立威鄰國。以脅制國人。問何國當伐。石厚奏鄰國俱無嫌隙。惟鄭國昔年討公孫滑之亂。曾來攻伐。先君莊公服罪求免。此乃吾國之恥。主公若用兵。非鄭不可。州吁曰：「齊鄭有石門之盟。石門盟地二國結連為黨。衛若伐鄭。齊必救之。一衛豈能敵二國。石厚奏曰：「當令異姓之國。惟宋稱公為大。魏子威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武王克商同姓之國。惟魯稱叔父為尊。魯周公之孫今兗州府曲阜縣主公欲伐鄭。必須遣使於宋魯。求其出兵相助。并合陳。魏子威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武王克商蔡。魏子威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武王克商五國同事。何憂不勝。州吁曰：「陳蔡小國。素順周王。鄭與周新隙。陳蔡必知之。呼使伐鄭。不恐不來。若宋魯大邦。焉能強乎。石厚又奏曰：「主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昔宋穆公受位於其兄宣公。穆公將死。思報兄之德。乃舍其子馮。音而傳位於兄之子與夷。馮怨父而嫉與夷。」

出奔於鄭。鄭伯納之。常欲為馮起兵伐宋。奪取與夷之位。今日勾連伐鄭。正中其懷。若魯之國事。乃公子翬秉之。翬兵權在手。觀魯君如無物。如以重賂結公子翬。魯兵必動無疑矣。州吁大悅。即日遣使往魯。陳蔡三處去訖。獨難使宋之人。石厚薦一人。姓宿名翬。乃中牟人也。此人甚有口辯。可以遣之。州吁依言。命宿翬如宋。請兵。宋瑤公名與問曰。伐鄭何意。宿翬曰。鄭伯無道。誅弟四母。公孫滑亡命敝邑。又不能容。與兵來討。先君畏其強。刀腴顏謝服。令寡君欲雪先君之恥。以大國同仇。是以借助。瑤公曰。寡人與鄭素無嫌隙。子曰。同仇得無過乎。宿翬曰。請屏左右。翬得畢其說。瑤公即麾去左右。側席問曰。何以教之。宿翬曰。君侯之位。受之誰乎。瑤公曰。傳之吾兄。移公也。宿翬曰。父死子繼。古之常理。穆公雖有堯舜之心。奈公子馮每以失位為恨。身居鄰國。其心須更未嘗忘宋也。鄭納子馮。其交已固。一日擁馮興師。國人感穆公之恩。不忘其子。內外生變。君侯之位危矣。今日之舉。名曰伐鄭。實為君侯除心腹之患也。君侯若王其事。敝邑悉起師徒。連魯陳蔡三國之兵。一齊效勞。本是向宋借兵伐鄭。今反說。是君若主事。敝邑效勞。遊士利口。只願說得好聽。不顧別人笑。然鄭之滅亡可待矣。宋瑤公原有忌公子馮之心。這一席話。正投其意。遂許興師。大司馬孔父嘉名嘉字孔父乃殷湯王之後裔。為人正直。無私。聞瑤公聽衛起兵。諫曰。衛使不可聽也。若以鄭伯殺弟四母為罪。則州吁弑兄篡位。獨非罪乎。此說衛事。固為明白。不願主公思之。瑤公已許下宿翬。遂不聽孔父嘉之諫。列日興師。魯公子翬接了衛國重賂。不繇隱公作主。亦起重兵來會。陳蔡如期而至。自不必說。宋公爵尊。推為盟主。衛石厚為先鋒。州吁自引兵打後。多齎糧草犒勞四國之兵。五國共甲軍一千三百乘。將鄭東門圍得水洩不通。鄭莊公問計於羣臣。他已看透算定。却要故意問人。奸人往往如此。言戰言和。紛紛不一。莊公笑曰。諸君皆非良策也。州吁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託言舊怨。借兵四國。欲立威以壓眾耳。魯公子翬貪衛之賂。事不繇君。陳蔡與鄭無仇。皆無必戰之意。只有宋國忌公子馮在鄭。又是一語道破。實心協助。吾將公子馮出居長葛。鄭之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東門。單楮衛戰。詐敗而走。州吁有戰勝之名。其志已得。國事未定。豈能久留軍中。其歸必速。吾聞衛大夫石碯大有忠心。不久衛將有內變。州吁自顧不服。安能害我乎。既算明自己目前。又算明他人日後。算得一點不差。雖是好確。却亦可愛。乃使大夫瑕叔盈引兵一枝。護送公子馮往長葛去訖。莊公使人於宋曰。公子馮逃死敝邑。敝邑不忍加誅。今令伐罪於長葛。惟君自圖之。宋瑤公果能移兵去圍長葛。被他算着了。蔡陳魯三國之兵見宋兵移動。俱有返旆之意。被他算着了。忽報公子呂

封出西門單搦衛戰。三國登營臺上袖手觀之。卻說石厚引兵與公子呂交鋒。未及數合。公子呂倒拖畫戟而走。石厚追至西門。門內接應入去。似這等欺法落石厚將西門外禾稻盡行芟刈。以勞軍士。傅令班師。州吁曰：未見大勝如何。便回石厚屏去左右。說出班師之故。州吁大悅。畢竟石厚說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衛桓韓鄭滑一偏之詞。不察明白。便自與師動眾。助逆攻順。無端開釁於鄰國。真是庸劣不材。試看一行最為得當。是非曲直所由分也。況只須好致一書。便可釋仇。尋好者卻多少唇舌爭鬧。為國家者其亦當存此意也夫。

自若王而論。執政無過。自然不當輕易更換。自下而論。則政是王朝之政。臣是王朝之臣。或子或奪。悉聽王裁。豈得貪位自恣。據為私物。況望不已。至于受質。受質不已。至于用兵。取奉取禾。無君甚矣。

設盟送質。本是竊道。雖用之與國。猶且忌其不正。況君臣乎。況太子有二君也。亦天下之共主也。鄭伯儼然受以為質。王朝衰弱。國不立言。而鄭伯之橫。亦古今之共惡矣。

黑肩論鄭伯。修列少恩。非忠順之臣。最是論得的當。蓋修列之人。必兼少恩。既然少恩。雖君臣父子之間。亦無所忌。欲望其恩。順難矣。其論鄭本有功。則不當奪其政。恐憤怒而致有跋扈之舉。則不可奪其政。說利害處。亦頗明白。桓王是少不更事之人。技不肯聽。及後鄭人無狀。取奉取禾。桓王怒欲興兵。文虧他調停。解說蓋已明知力量單弱。無合鄭何。不如且作人情。待他自家懊悔。亦是明白處。

鄭國君臣俱是一班奸險之人。所謂方以類聚。只得一頓考略。正道些。卻又孤掌難鳴。祭足奸貪。更甚。所以幫者鄭莊做出許多滅理絕倫之事。

人之有助無助。得力與不得力。不全在婚姻。與不婚姻。鄭忽說丈夫志在自立。固亦有理。但亦要看所處時勢。與己之才力如何。不然。借助婚姻。亦是一說。未可盡廢也。

衛莊衛桓州吁家。瑤公子輩等。都是一般混帳壞人在。黑漆桶中過日子者。算不得大奸大惡。只看衛莊溺愛。便糊塗塗塗全不知防備。日後之禍。雖有石碯忠言。他亦全不省。理衛桓新立。寵弟素行無良。他卻全不防備。致遭毒手。衛莊還說是溺愛不明。桓公亦不知備。豈非糊塗之甚者。

鄭莊打發五國。只是看得透。算得定。便不勞餘力而定。无妨。在詐欺一陣。足以壓敵心。而於我無損。是老奸巨猾手段。

石厚識見。算計都高。似州吁數倍。若用之於正。未必不有補於國家。可惜助逆賊君。把大題目來先錯了。便貽長萬世。有聰明者尚亦慎所用哉。

第六回 衛石碯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話說石厚總勝鄭兵一陣。便欲傳令班師。諸將皆不解其意。齊來稟復州吁曰：我兵銳氣方盛。正好乘勝進兵。如何遽退。州吁亦以為疑。召厚問之。厚對曰：臣有一言。請屏左右。州吁麾左右使退。厚乃曰：鄭兵素強。且其君乃王朝卿士也。

王朝卿士畢今為我所勝足以立威主公初立國事未定若久在外方恐有內變石厚慮有內變州吁曰微卿言寡人慮不及此少頃魯陳蔡三國俱來賀勝各請班師遂解圍而去計合圍至解圍纔五日耳石厚自矜有功令三軍齊唱凱歌擁衛州吁揚揚歸國但聞野人歌曰

一雄寬一雄興

歌舞變刀兵

何時見太平

恨無人兮訴洛京

州吁曰國人尚不和也奈何石厚曰臣父碭昔位上卿素為國人所信服現在國君現在上卿却不知主人若微之入朝與其國政位必定矣州吁命取白璧一雙白粟五百鍾候問石碭即微碭入朝議事石碭託言病篤堅辭不受石碭

命叩之乃回家見父致新君敬慕之意石碭曰新主相召欲何為也石厚曰只為人心未和恐君位不定欲求父親法

一良策石碭曰諸侯即位以稟命於王朝為正位未定可知為君全要能得民心新主若能親周得周王錫以蔽冕車

服奉命為君國人更有何說石厚曰此言甚當但無故入朝周王必然起疑必先得人通情於王方可石碭曰今陳侯

後入覲有何難哉此乃調虎離文之計石碭亦自度能得陳力故也不然為虎掛翼者不為石厚即將父碭之言述於州吁州吁大喜當備玉帛禮儀命

上大夫人厚禮駕往陳國進發石碭與陳國大夫子鍼素相厚善乃割指瀝血寫下一書密達心腹人竟到子鍼處託

彼呈達陳桓公書曰

外臣石碭百拜致書陳賢侯殿下衛國禍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君之禍此雖逆弟州吁所為實臣之逆子厚貪位

助桀二逆不誅亂臣賊子行將接踵於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不是真怕力不能制只是負罪先公令二逆聯

車入朝上國實出老夫之謀幸上國拘執正罪以正臣子之綱實天下之幸不獨臣國之幸也

陳桓公看畢問子鍼曰此事如何子鍼對曰衛之惡猶陳之惡流子鍼出口便正自是石碭一今之來陳乃自送死不可

繳之桓公曰善遂定下擒州吁之計却說州吁同石厚到陳尚未知石碭之謀一君一臣昂然而入陳侯使公子佗出

郭迎接留於客館安置遂致陳侯之命請來日太廟中相見古者朝禮兩君相見必于太廟州吁見陳侯禮意殷勤不

若為祖宗而來不敢自當也

州吁見陳侯禮意殷勤不

勝之喜。次日設庭燎於太廟。陳桓公立於主位。左偵右相。擺列得甚是整齊。石厚先到見太廟門首。立着白牌一面。上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不許入廟。自是常典大理部編備石厚大驚。問大夫子鍼曰。立此牌者何意。子鍼曰。此吾先

君之訓。吾君不敢忘也。石厚遂不疑。頻史州吁駕到石厚。導引下車。立於賓位。價相啟請入廟。州吁佩玉秉圭。方欲鞠躬行禮。只見子鍼立於陳侯之側。大聲喝曰。周天子有命。宋意本是要求通情朝周才開口先聽得一句只拿弑君賊

州吁石厚二人。餘人免死。說聲未畢。先將州吁擒下。石厚急拔佩劍。一時着忙。不能出鞘。只用手格鬪。打倒二人。廟中左右壁廂。俱伏有甲士。一齊攏來。將石厚綁縛。從車兵眾。尚然在廟外觀望。子鍼將石厚來書。宣揚一遍。陳人仍宜石

同是眾人方知吁厚被擒皆石碯主謀假手於陳天理當然遂紛然而散史官有詩數曰
州吁昔日餞桓公。今日朝陳受禍同。屈指為君能幾日。好將天理質蒼穹。

陳侯即欲將石厚行戮。正罪羣臣皆曰。石厚乃石碯親子。未知碯意如何。陳人必詐此語自是人情之常蓋不若請衛

自來議罪。庶無後言。陳侯曰。諸卿之言是也。乃將君臣二人。分作兩處監禁。州吁囚於濮邑。石厚囚於本國。使其音信隔絕。遣人星夜馳報衛國。竟投石碯。却說石碯自告老之後。未曾出戶。見陳侯有使命至。即命與人駕車伺候。一面請

諸大夫朝中相見。眾各駭然。石碯親到朝中。會集百官。方將陳侯書信啓看。知吁厚已拘執在陳。專等衛大夫到。公同議罪。百官齊聲曰。此社稷大計。全憑國老主張。石碯曰。二逆罪俱不赦。明正典刑。以謝先靈。誰肯往任其事。右宰醜曰。

亂臣賊子。人得而誅。醜雖不才。竊有公憤。逆吁之戮。醜當蓋之。右宰專任往殺州諸大夫皆曰右宰足辦此事矣但首

惡州吁。既已正法。石厚從逆。可從輕議。見大義滅親之難石碯大怒曰。州吁之惡。皆逆子所釀成。諸君請從輕典。得無

疑我有誣擯之私乎。老夫當親自一行。手誅此賊。不然無面目見先人之廟也。州吁雖是逆賊然既為君殺之亦恐有

便不逆不惡之嫌直欲自往家臣孺羊肩曰。國老不必發怒。某當代往。石碯乃使右宰醜。右宰官往濮殺州吁。孺羊

明知造逆有根株。何不先將逆子除。自是老臣懷遠慮。故留子厚誤州吁。

再說右宰醜同孺羊肩同造陳都先謁見陳桓公謝其除亂之恩然後分頭幹事右宰醜至濮將州吁押赴市曹州吁

見醜大呼曰汝吾臣也何敢犯吾右宰醜曰衛先有臣弑君者吾殺之耳若論此時也還儘有可說州吁俯首受刑孺

羊肩往陳都並殺石厚石厚曰死吾分內願上囚車一見父親之面然後就死孺羊肩曰吾奉汝父之命來誅逆子汝

如念父當攜汝頭相見也又是一句遂拔劍斬之公子晉自邢歸衛以誅吁告於武宮衛武公之廟重為桓公發喪即侯位

是為宣公尊石碯為國老世世為卿從此陳衛益相親睦却說鄭莊公見五國兵解正欲遣人打探長葛消息忽報公

子馮自長葛逃回在朝門外候見莊公召而問之公子馮訴言長葛已被宋兵打破占據了城池打破長葛猶可說是城池分明是欺鄭矣故逃命到此乞求覆讐言罷痛哭不已莊公撫慰一番仍令馮住居館舍厚其廩餼不日聞州

吁被殺於濮衛已立新君莊公乃曰州吁之事與新君無干但主兵伐鄭者宋也寡人當先伐之乃大集羣臣問以伐

宋之策祭足進曰前者五國連兵伐鄭令我若伐宋四國必懼合兵救宋非勝算也自己未動先罪別人正是明為令

之計先使人請成於陳再以利結魯若魯陳結好則宋勢孤矣莊公從之遂遣使如陳請成陳侯不許公子佗字五諫

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善鄰可說親仁不可說蓋鄭莊非仁鄭來講好不可違之陳侯曰鄭伯狡詐不測豈可輕信不

然宋衛皆大國不聞講和何乃先及我國此乃離間之計也亦疑況我曾從宋伐鄭今與鄭成宋國必怒得鄭失宋有

何利焉說利害處亦是但非鄭莊對手耳遂却鄭使不見莊公見陳不許成怒曰陳所恃者宋衛耳衛亂初定自願不暇豈能為人侯

我結好魯國當合齊魯之眾先報宋仇次及於陳此破竹之勢也祭足奏曰不然鄭強陳弱請成自我陳必疑離間之

計所以不從凡事到能跟前一口便能猜若命邊人乘其不備侵入其境必當大獲因使舌辨之士還其俘獲以明不

欺彼必聽從破心地雖好其才却亦可愛平陳之後徐議伐宋為當莊公曰善乃使兩鄙宰率徒兵五千假裝出獵潛入陳界大掠男女輜

重約百餘車陳疆吏守疆申報桓公桓公大驚正集羣臣商議忽報有鄭使頹考叔在朝門外齋本國書求見納還俘

獲陳桓公問公子佗曰鄭使此來如何公子佗曰通使美意不可再却桓公乃召頹考叔進見考叔再拜將國書呈上

桓公啓而觀之略曰

寤生再拜奉書陳賢侯殿下。君方膺王寵，寡人亦忝為王臣。理宜和好，共效屏藩。近者請成不獲，邊吏違妄，疑吾二國有隙，擅行侵掠。寡人聞之，臥不安枕。令將所俘人口，輜重，盡數納還。道下臣頹考叔謝罪。寡人願與君結兄弟之好。惟君諾焉。

陳侯看畢，方知鄭之修好。出於至誠，遂優禮頹考叔。遣公子佗報聘。自此陳鄭和好。鄭莊公謂祭足曰：陳已平矣。伐宋若何？祭足奏曰：宋豈尊國大？王朝且待以賓禮，不可輕伐。主公向欲朝覲，只因齊侯約會石門，又邈州吁兵至，擔閣至今。今日宜先入周。朝見周王，然後假稱王命，號召齊魯，合兵加宋。兵出有名，往無不勝矣。鄭莊公大喜曰：卿之謀事，可謂萬全。時周桓王即位，已三年矣。莊公命世子忽監國，自與祭足如同。朝見周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正之期。

故以十一月朔賀正周公黑肩勸王加禮於鄭，以勸到國。桓王素不喜鄭，又想起侵奪麥禾之事，怒氣勃勃。起原是怪不得只是謂萬全。時周桓王即位，已三年矣。莊公命世子忽監國，自與祭足如同。朝見周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正之期。

月朔賀正周公黑肩勸王加禮於鄭，以勸到國。桓王素不喜鄭，又想起侵奪麥禾之事，怒氣勃勃。起原是怪不得只是謂萬全。時周桓王即位，已三年矣。莊公命世子忽監國，自與祭足如同。朝見周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正之期。

性不謂莊公曰：卿國今歲收成何如？莊公對曰：託賴吾王如天之福，水旱不侵。桓王曰：幸而有年，溫之麥成，周之禾朕可留以自食矣。說得又沒有勸莊公見桓王言語相侵，閉口無言。當下辭退。桓王也不設宴，也不贈賄。諸侯來朝

之答以帶帛使人以黍米十車遺之曰：卿以為備荒之資，莊公甚悔。此來謂祭足曰：大夫勸寡人入朝，今周王如此怠慢，口出怨言。以黍米未見，訕寡人欲却而不受。當用何辭？祭足對曰：諸侯所以重鄭者，以世為卿士在王左右也。王者所賜，不論厚薄，總曰天寵。主公若辭而不受，分明與周為隙。鄭既失周，何以取重於諸侯乎？既如此當日取正議論間，忽報周公黑肩相訪，私以絳繒二車為贈。言語之際，備極款曲。良久辭去。莊公問祭足曰：周公此來何意？祭足對曰：周王有二子，長曰浞次曰克。周王寵愛次子，屬周公使輔翼之。將來必有奪嫡之謀。故周公今日先結好我國，以為外主。公受其絳繒，正有用處。莊公曰：何用祭足曰：鄭之朝王，鄰國莫不知之。今將周公所贈絳帛，分布於十車之上，外用錦被覆，蓋出都之日，宣言王賜，再加彤弓、弧矢，假說宋公久缺朝貢。主公親承王命，率兵討之。以此號召列國，責以從兵。有不應者，即係抗命。重大其事，諸侯必然信從。宋雖大國，其能當奉命之師乎？莊公拍祭足肩曰：卿真智士也。寡人一聽，卿而行。龐西居士詠史詩曰：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絳繒未黍不相富，無命如何假託王。畢竟虛名能動眾，睢陽行作戰爭場。

莊公出了周境一路宣揚王命策說之下公然假傳聖旨全聲播宋公不臣之罪聞者無不以為真這話直傳至宋國

殤公心中驚懼遣使密告於衛宣公宣公乃糾合齊僖公欲與宋鄭兩國講和約定月日在瓦屋之地相會歃血訂

盟各釋舊憾宋殤公使人以重幣遺衛約先期在大邱今開封府永城縣一面商議鄭事然後並駕至於瓦屋齊僖公亦如期

而至惟鄭莊公不到齊侯曰鄭伯不來和議敗矣便欲駕車回國宋公強留與盟齊侯外雖應承中懷觀望之意如此

要他惟宋衛交情已久深相結納而散是時周桓王欲罷鄭伯之政以號公忌父代之周公黑肩力諫乃用忌父為右

卿士任以國政鄭伯為左卿士虛名而已莊公聞之笑曰料周王不能奪吾爵也此是志奸胸中羞憤強自解說之後

聞齊宋合黨謀於祭足祭足對曰齊宋原非深交皆因衛侯居間糾合雖然同盟實非本心說着他主公今以王命並

布於齊魯即託魯侯糾合齊侯協力討宋魯與齊連環世為婚姻魯侯同事齊必不違算得蔡衛鄭州雷澤北二十里

許後姓男爵伯益之諸國亦當傳檄召之方見公討有不赴者移師伐之莊公依計遣使至魯許以用兵之日侵奪宋

地盡歸魯國公子翬乃貪橫之徒欣然諾之奏過魯君轉約齊侯與鄭在中邱魯地取齊齊侯使其弟夷仲年名年字

為將出車三百乘魯侯使公子翬為將出車二百乘前來助鄭鄭莊公親統著公子呂高渠彌賴考叔公孫開等一班

將士自為中軍建大纛一面名曰螫派上書奉天討罪四大字以輅車載之將彤弓環矢懸於車上號為卿士討罪不

朝貢之罪不知此強夷仲年將左軍公子翬將右軍揚威耀武殺奔宋國公子翬先到老桃宋地地方守將引兵出迎被

公子翬奮勇當先只一陣殺得宋兵棄甲曳兵逃命不迭被俘者二百五十餘人公子翬將捷書飛報鄭伯就迎至老

桃下寨相見之際獻上俘獲莊公大喜稱贊不絕口命幕府填上第一功殺牛享士安歇二日然後分兵進取命賴考

叔同公子翬領兵攻打郕城公子呂接應命公孫闕同夷仲年領兵攻打防城郕防皆高渠彌接應將老營安紮老桃

專聽報捷却說宋殤公聞三國兵已入境驚得面如土色急召司馬孔父嘉問計當日不聽忠言此時孔父嘉奏曰臣

曾遣人到王城打聽並無伐宋之命鄭託言奉命非真命也齊魯特墮其術中耳然三國既合其勢誠不可爭鋒為今

之計惟有一策可令鄭不戰而退殤公曰鄭已得利肯遽退乎孔父嘉曰鄭假託王命適召列國今相從者惟齊魯兩

國耳東門之役前州吁伐鄭宋蔡陳魯同車魯貪鄭賂陳與鄭平皆入鄭黨所不致者蔡衛也鄭君親將在此車徒必

盛其國空虛。主公誠以重賂。雖在兵間亦必少不得。遣使告急於衛。使糾合蔡國。輕兵襲鄭。鄭君聞已國受兵。必返師。

自救。鄭師既退。齊魯能獨留乎。殤公曰。卿策雖善。然非卿親往。衛兵未必即動。孔父嘉曰。臣當引一枝兵為蔡鄉導。殤

公即簡車徒二百乘。命孔父嘉為將。携帶黃金白璧綵緞等物。星夜來到衛國。求衛君出師襲鄭。衛宣公受了禮物。

之物如河不受。只遣右宰醜率兵。同孔父嘉從間道出其不意。直逼榮陽。世子忽同祭足急忙傳令守城。已被宋衛之

兵在郭外大掠一番。擄去人畜輜重無算。右宰醜便欲攻城。孔父嘉曰。凡襲人之兵。不過乘其無備得利。即止若頓師

堅城之下。鄭伯還兵來救。我腹背受敵。是坐困耳。不若借徑於戴。國名今開封。全軍而返。度我兵去鄭之時。鄭君亦當

去宋矣。算得明學得起來。得不差。右宰醜從其言。使人借道於戴。戴人疑其來襲已。國閉上城門。授兵登陣。城曰。孔父

嘉大怒。離戴城十里。同右宰醜分作前後兩寨。準備攻城。戴人固守。屢次出城交戰。互有斬獲。孔父嘉遣使往蔡國乞

兵相助。不在話下。此時賴考叔等已打破郟城。公子闕等亦打破防城。各遣人於鄭伯老營報捷。恰好世子忽告急文

書到來。不知鄭伯如何處置。再看下回分解。

石厚略得小勝。即便退兵。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其對州吁之說。正與鄭莊機鋒相對。可稱敵手。

立威鄰國。原國齊制國人。今已得勝。秦凱國人。諷歌元自不和。便令逆臣賊子頓然氣盡。可見公道在人。非兵威之可脅也。

石碻教州吁朝王定位。自是正理。然朝王必先往陳國求通說。來委委曲曲。道令聽者不覺入其彀中。不露痕迹。正是老手深謀。非

惡忠可比。

石碻國老上卿。素為國人信服。州吁石厚。業已離巢。他若倡義動兵。拒州吁而迎公子晉。豈曰不能。但他不肯使人藉口。故只假手

於陳。以誅二逆。即迎立之事。亦候陳使已至。聽眾人公議而行。自己毫不沾手。又不費力氣。又自避嫌疑。正便二十分正。妥亦二十

分妥。自是大智純臣。與他國之易君立者。有天淵之別。

陳國太廟。立着白牌。自是陳國之事。石厚看見。便就喫驚。可見虛心事原做不得。

陳國使命未到。石碻却先到朝中。會集百官。方將書信問看。便見得是一樁公事。不特不肯任過。亦并不肯居功。真是純臣用心。亦是老臣卓見。

奸詐二字。雖是兩樣。却是相連為用。諱不開的。奸人無有不詐。詐人無有不好者。只看鄭莊要逐宋兵。使公子馮出居長葛。便詐說

鄭莊伐宋之兵。王命雖是假的。而久不朝貢。却自是宋賜不是。故鄭莊得借以假命。列國亦因而聽從。只看宋賜聞報吃驚。便知自己原不該缺禮也。

凡人無故用情。其中必有所為。如黑肩之於鄭莊是也。故鄭莊便心疑。祭足使道破。黑肩先勸桓王加禮。以勸列國。雖是一說。然未必不心在於此也。

鄭莊祭足屢次出兵。必先東算西算。安放停妥。方纔舉事。所算俱在敵中。所以能每戰必勝。可見好人得利。亦是自有一段才智。勝人處。不是一味賄很使侍也。

第七回 公孫開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却說鄭莊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書。即時傳令班師。夷仲年公子翬等親到老營來見鄭伯曰。小將等乘勝正欲進取。

忽聞班師之令何也。莊公奸雄多智。隱下宋衛襲鄭之事。只云寡人奉命討宋。今仰仗上國兵威。割取二邑。已足當前。

地之刑矣。賓王上爵。宋先代之後作王室素所尊禮。寡人何敢多求。說得其所取郟防二邑。齊魯各得其一。寡人毫不

敢私。夷仲年曰。上國以王命徵師。敝邑奔走恐後。少效微勞。禮所當然。決不敢受邑。謙讓再三。莊公曰。既公子不肯受

地。二邑俱奉魯侯。以酬公子老桃首功之勞。公子翬更不推辭。拱手稱謝。另差別將領兵分守郟防兩邑。不在話下。莊

公大犒三軍。臨別與夷仲年公子翬刑牲而盟。三國同患相恤。後有軍事。各出兵車為助。所以讓邑而不在話下。神

明不宥。單說夷仲年歸國。見齊僖公。備述取防之事。僖公曰。石門之盟。有事相偕。今雖取邑。理當歸鄭。夷仲年曰。鄭伯

不受。并歸魯侯矣。僖公以鄭伯為至公。稱歎不已。據形跡而不察其心再說鄭伯班師。行至中途。又接得本國文書。一

道。內稱宋衛已移兵向戴矣。莊公笑曰。吾固知二國無能為也。然孔父不知兵。烏有自救而復遷怒者。說得有理。老奸

言本怒鄭而吾當以計取之。乃傳令四將。分為四隊。各各授計。銜枚臥鼓。並望戴國進發。再說宋衛合兵攻戴。又請得

蔡國領兵助戰。滿望一鼓成功。忽報鄭國遣上將公子呂領兵救戴。離城五十里下寨。右宰醜曰。此乃石厚手中敗將。

全不耐戰。何足懼哉。東門之役。公子呂詐欺少頃。又報戴君知鄭兵來救。開門接入去了。孔父嘉曰。此城唾手可得。不

意鄭兵相助。又費時日。奈何。右宰醜曰。戴既有幫手。必然合兵索戰。你我同升壁壘。察城中之動靜。好做準備。二將方

在壁壘之上。指手畫脚。忽聽連珠礮響。城上通插鄭國旗號。公子呂全裝披掛。倚着城樓外檻。高聲叫曰。多賴二位將

軍氣力。寡君已得戴城。多多致謝。原來鄭莊公設計。假稱公子呂領兵救戴。其實莊公親在戎車之中。只要哄進戴城。

說將戴君逐出并了戴國之軍城中連日戰守困倦素聞鄭伯威名誰敢抵敵幾百世相傳之城池不勞餘力歸於鄭

國自是戴國無人非戴君引了官眷投奔西秦去了孔父嘉見鄭伯自占了戴城氣填胸將兜麥擲地曰吾今日與

鄭誓不而立只是督仇人快活不得不氣氣右宰醜曰此老奸指事最善用兵必有後繼倘內外夾攻吾輩危矣孔父嘉曰

右宰之言何太怯也正說間忽報城中著人下戰書孔父嘉即批來日決戰一面約會衛蔡二國要將三路軍馬齊退

後二十里以防沖突孔父嘉居中蔡衛左右營離隔不過三里立寨前畢喘息未定忽聞寨後一聲礮響火光接天車

聲震耳謀者曰謀子報鄭兵到了孔父嘉大怒手提方天畫戟登車迎敵只見車聲頓息火光俱滅了纔欲回營左邊礮

聲又響火光不絕孔父嘉出營觀看左邊火光又滅右邊礮響連聲一片火光隱隱在樹林之外孔父嘉曰此老奸疑

軍之計傳令亂動者斬少頃左邊火光又起喊聲振地忽報左營蔡軍被劫孔父嘉曰吾當親往救之既已曉得詞又

不纔出營門只見右邊火光復熾正不知何處軍到孔父嘉喝教御人只顧推車向左御人着忙反推向右去遇着一

隊兵車互相擊刺約莫更餘方知是衛國之兵彼此說明合兵一處同到中營那中營已被高渠彌據了急回轅時左

有賴考叔左有公孫閱兩路兵到公孫閱接住右宰醜賴考叔接住孔父嘉做兩隊廝殺東方漸曉孔父嘉無心戀戰

奪路而走遇著高渠彌又殺一陣孔父嘉棄了乘車隨跟者止存二十餘人徒步奔脫右宰醜陣亡三國車徒悉為鄭

所得獲所擄鄭國郊外人畜輜重仍舊為鄭所有此莊公之妙計也史官有詩云

主客雌雄尚未分莊公智計妙如神分明龍蚌相持勢得利還歸結網人

莊公得了戴城又兼了三國之師大軍奏凱滿載而歸莊公大排筵宴款待從行諸將諸將輪番獻卮上壽莊公面有

德色舉酒滌地曰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諸卿之力戰則必勝威加上公於古之方伯何如羣臣皆稱千歲惟賴考叔

默然莊公睜目視之考叔奏曰君失言矣夫方伯者受王命為一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令無不行呼無不應令主公

託言王命聲罪於宋周天子實不與聞此是正論況傳檄徵兵蔡衛反助宋使鄭鄭許小國公然不至方伯之威固如

是乎此論與上文全不相蒙莊公笑曰卿言是也蔡衛全軍覆沒已足小懲今欲問罪鄭許二國孰先賴考叔曰鄭鄰

於齊許鄰於鄭主公既欲加以違命之名宜正告其罪遣一將助齊伐鄭請齊兵同來伐許得鄭則歸之齊得許則歸

之鄭庶不失兩國共事之誼。侯事畢獻捷於周。亦可遮飾四方之耳目。莊公曰：善。但當次第行之。乃先遣使將問罪。鄭許之情告於齊。侯齊侯欣然聽允。遣夷仲年將兵伐鄭。鄭遣大將公子呂率兵助之。直入其都。鄭人大懼。請成於齊。齊侯受之。就遣使跟隨公子呂到鄭。叩問伐許之期。莊公約齊侯在時來。鄭地方面會。轉央齊侯去訂魯侯同事。時周桓王八年之春也。公子呂途中得病歸國。未幾而死。莊公哭之慟。曰：子封。邦不祿。吾失右臂矣。乃厚卹其家。錄其弟公子元為大夫。時正卿位缺。莊公欲用高渠彌。世子忽密諫曰：渠彌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莊公點首。乃改用祭足為上卿。以代公子呂之位。世子知高渠彌而高渠彌為亞卿不在話下。且說是夏齊魯二侯皆至時來。與鄭伯面訂師期。以秋七月朔在許地取齊二侯領命而別。鄭莊公回國。大閱軍馬。擇日祭告於太宮。鄭祖聚集諸將於教場。重製紮孤大旗。建於大軍之上。用鐵縮之。這大旗以錦為之。錦方一丈二尺。綴金鈴二十四個。旗上繡奉天討罪四大字。旗竿長三丈三尺。莊公傳令。有能手執大旗。步履如常者。拜為先鋒。即以軜車賜之言。未畢。班中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銀盔。身穿紫袍金甲。生得黑面虬鬚。濃眉大眼。眾視之。乃大夫瑕叔盈也。上前奏曰：臣能執之。雙手拔起旗竿。緊緊握住。上前三步。退後三步。仍堅立車中。略不氣喘。眾士無不喝采。瑕叔盈大叫御人何在。為我駕車。方欲謝恩。班中又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雉冠。綠錦抹額。身穿緋袍犀甲。口稱執旗展步。未為希罕。臣能舞之。眾人上前觀看。乃大夫穎考叔也。御者見考叔口出大言。便不敢上前。且立住脚觀看。只見考叔左手揷衣。將右手打開鐵縮。從背後倒拔那旗。湧身一跳。那旗竿早拔起到手。忙將左手搭住。順勢打個轉身。將右手託起。左旋右轉。如大槍一般。舞得呼呼的響。那面旗捲而復舒。舒而復捲。觀者盡皆駭然。莊公大喜曰：真虎臣也。當受此車為先鋒。言猶未畢。班中又走出一員少年將軍。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頭帶束髮紫金冠。身穿緋袍。指者考叔大喝道：你能舞旗。偏我不會舞。這車且留下。大踏步上前。考叔見他來勢兇猛。一手把着旗竿。一手揷着車鞅。飛也似跑去了。那少年將軍不捨。在兵器架上綽起一柄方天畫戟。隨後趕出教場。將至大路。莊公使大夫公孫獲傳語解勸。那將軍見考叔已去遠。恨恨而返。曰：此人說我姬姓無人。吾必殺之。那少年將軍是誰。乃是公族大夫名喚公孫閱。字子都。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為鄭莊公所寵。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正是此人。平日恃寵驕橫。兼有勇力。與考叔素不相睦。當下回轉教場。兀自怒氣勃勃。莊公誇獎